

淨化現代人心

人生

建設人生佛教

第二十卷 第九期 目 要

留學譯經與中國的佛教教育

佛學對人生最直接的兩大受用

——人生哲學書信之二十二——

中國佛教概述

人生頌

關於中國大乘佛法外文翻譯與出版

慈氏宗概述

佛教與耶教

護生史料(續)

感通行化錄(二)

山野淨關

人生書簡

聖嚴

張廷榮

青松

周祥光

詹勵吾等
周宣德等

佛鄰居士

顯淨

念生

煮雲

耕心

吳怡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九月十日出版

留學譯經與中國的佛教教育

聖 嚴



在世界各國之中，接受佛教的文化，而能契入於其本土的文化並且壯大發揮其本土文化，尤其能够相得益彰的，我中華民族，實在是得獨厚。這要感謝我們的佛教先賢。他們有的是從西域東來，有的乃由東土西去，無論東來抑或西去，他們的旅途是艱險的，他們的心志是堅貞的，他們的貢獻是偉大的，他們的目的則是相同的，他們唯一的希望，就是如何把西土的佛教文化與佛教信仰傳入我國，並且如何才

能把那西土的佛教文化，完整無缺地傳流或吸收到中國來。在中國史上，最早來自外國的文化使節，或國民訪客，便是佛教的和尚，最早出國的留學生，也是佛教的和尚，所以中國最早所接觸到的外來的新文化，便是佛教的文化。

中國出國留學的第一個留學生，是朱士行，他也是中國有史可考的第一位佛教的僧侶，根據梁任公先生的考查，自朱士行（西元三世紀中葉）於魏高貴鄉公甘露五年（西元二六〇）西行求法開始，而到唐德宗貞元五年（西元七八九）悟空法師從印度東歸為止，在此五百二十九年之間，西行求法的高僧大德，除去佚名無考的八十二人之外，共有一百零五人。至於自西土東來的佛教高僧，第一位是安世高（西元第二世紀人），由安世高於漢桓建和元年（西元一四三）東來譯傳佛法開始，而到唐德宗貞元十二年（西元七九六）般若法師為止，共歷六百五十三年，大德七十二人。（以上資料出梁氏十八篇）我們看中國佛教史，佛教來中國，自後漢發軔，經魏晉的孕育，至隋唐的鼎盛，這是接受西土文化的階段，所以雙方高僧的來往交流，也以這一階段為特盛，西土佛典的譯成漢文，絕對的多數，也是完成於此一階段之中。及以宋元以下，雖有零星的譯介，亦僅補苴之作。因自晚唐以後，中國的佛教已從吸收和孕育中，開出了新生的花朵，對於西土梵本佛典的翻譯，似也到了飽和之點，同時也像不再有其強烈的譯經要求，故自晚唐以降，留學生及譯經的成就，便無可論列了。

晚近以來，佛教的文化，又有了新責任的開始與負擔，日新月異的交通工具，已使我們此一地球世界的幅員，每在縮小之中，世界各地的距離，每在縮短之中。過去幾千年中，佛教的傳化範圍，僅限於亞洲一地，即在亞洲之內的各地佛教，其崇信及發展的情形，也是沒有統一。近世以來，東方的亞洲人，已在羨慕西方歐美兩洲的物質建設的科學文明，西方的歐美人士，也在嚮往著東方文化的精神領域。所以世界大同，文化相融的偉大時代的新局面，已在開始了。

我們今天的佛教，要把自己的佛教文化傳播到歐美去，正像鳩摩羅什、佛陀

跋陀羅，菩提流支、真諦、實叉難陀之由西域東來；力宏聖教，邊講邊譯；我們也歡迎外國的學者來中國留學佛教文化，而讓他們帶回各自的祖國去，正像朱士行、法顯、玄奘、義淨等的留學西域，而將佛典介紹回來。同時，我們的責任，不唯要將中國的佛典譯成另外一種歐美的語文，而要譯成許多種外國語文，甚至是各國的土語方言；我們不唯要把中國的佛典譯介出去，還要將外國或漢文以外尚未見存於漢文內容的佛典，介紹到中國來。我們知道，漢文的佛典，除去中國歷代高僧大德的著述之外，全部均由梵本譯過，但是佛典的語文，除漢文及梵文之外，尚有錫蘭土語、暹羅文、西藏文、蒙古文、日文、滿洲文、西夏文、巴利文等，梵文佛典，現多散佚，文獻足徵的，莫如漢文、巴利文、西藏文，以及相當於中國元代以後的日文佛典著作（此期以來的日本佛典多係漢文原本），所以我們仍有責任將其譯介成為漢文，期使整個的佛教文化，來作一次大會師，而得一個大統一的局面。

但是我們身為漢語中國人的近代佛教徒，應該深自感愧，我們在這方面的工作，不僅做得太少，簡直還沒有開始，近世部份佛教文化之傳入歐美，多為南傳佛教的各國學者及日本佛教學者的功勞，甚至還有部份是傳自西藏高原的喇嘛。中國的佛典最豐富，中國的佛教最高深，近代中國的佛教徒，却最無能！為什麼會如此的呢？一言以蔽之：近代的中國政府不提倡佛學的研究；近代的中國佛教界，未能自成一教育系統而造就人才。據來自美國的消息：在美國諸多大學之中，多有東方哲學系，東方哲學普遍多以佛學為主，耶魯大學的佛學課程，竟達十門之多，餘如哈佛、普令斯登、哥倫比亞，以及加州、華盛頓、芝加哥、夏威夷、威斯康新等各州州立大學，也都有著佛學的課程。其他國家如日本、泰國、緬甸等，也都有其佛教大學的設立，唯獨中國，最冷漠！再說，在現下中國的佛教環境之中（大陸已不能有其信仰自由），不但沒有理想的教育機構，甚至還無法找到一所具以培養人才為目的，而可使人安心讀書的地方，遑論接受外國留學生前來我國研究佛學，這是何等的悲哀！但願教界有願有德有志的大德，登高一呼：重視佛教的教育，培植有為的青年。俾使我們担起時代所賦予佛教的使命。

近有幾位青年法師矢志出國深造，並有詹勳吾居士等討論譯經問題，因有所感，寫了這篇短文，期奏助陣吶喊之功。

大學生佛學研究六論——學佛對人生最直接的兩大受用

——人生哲學書信之二十二——

張廷榮

上期書信題：大學生佛學研究五論——佛家學人從歷史事實看儒佛關係發展。

下期書信題：大學生佛學研究七論——一個守持佛家十典的初步意見。

本期書信要義：

- 一、自力之大澈大悟，縱第一等天資亦須輔以他力。
- 二、中等資質之研教者，最好自力他力同時圓修。
- 三、衰病疾痛之憂患者，先信願念佛，求他力護佑即可。

一、人類宗教開新的兩個根本契機

敬愛的讀者，我們寫至第六論了，這一論——第六論，是論直接對我們人生的受用，就是說，我們學了佛，會於我們自己，直接有甚麼利益，要明佛教給我們的甚麼利益，先就要明白，佛教教我們從何處用力，佛教與其他宗教比較，有一種顯著的不同，那就是：

- (一) 其他宗教靠他力——多靠唯一主宰的上帝；佛教也靠他力——信賴百千萬億聖賢菩薩天神之力——不只是一個他力。
- (二) 其他宗教純靠他力，但佛教更重要的在靠自力。
- (三) 佛教在信教者用自力也用他力。
- (四) 佛教在使人對自力之合和運用，圓成一體。

因為以上的不同，我們就要首先明白人類宗教開新的兩個根本契機，我們可以相信得過，人類宗教假使所以找出能開新之道的話，那必是具像佛教的有自本自根自決之自力，同時又有感應神通之他力，因為純他力之宗教信仰，無論如何它始終未能脫出一原始精神與情感之堅持，這一純他力之堅執，自是有它好的一面，但他無獨立自由自在之合乎科學精神的大智大慧開出，和它正面不能逕直地攝通人世間之一切學術，它還有一個極大的不能解決之問題，即低估人的價值，低估了人性尊嚴，塞住了極成人道之路，這和佛教所說的「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心佛眾生，三無差別」，讓一個人本於自覺的靠自修成佛去，也和儒家說「人人皆可為聖賢」的自肯自決者不同，基

於此，凡是西方的開明學人，多不能極信一純他力之宗教，多對一純他力之宗教，想另有所超越，反之，東方之開明學人甚至西方已接觸東方文化之學者，反而對佛教能引起興趣，這是甚麼道理呢？就是：

- (一) 純他力之宗教往往要封閉限制一個能思想有自由思想或者想獨立的作聖賢作祖成佛的個人——那些卓越者之個人。

- (二) 佛教之自力，即使教有思想而卓越之人，去更自在的思想去更獨立的卓越，所謂以其識開其智，轉其識成就就智，它不蔽住，它只引只化，只轉只導。

所以英之羅素，一接觸東方文化，一接觸佛教，即表示羅氏亦有「吾亦思研究佛學。」而羅氏之哲學，亦本來「願多與佛學同點。」所以羅氏未更進一步研究佛學者，實因他「吾於佛學書，只看過幾冊英文譯本。」而未能深入之故，（見太虛大師「與羅素先生之談話」）

德國菲希德也早已看出，下面抄幾段話，很可以看出他所希望的宗教和哲學：

「徹底而明晰的考察和思維，就不能缺少了，可是，他們並沒有思維的能力，所有的，僅是一種熱情，同時有些人還嫌惡思維，一點也不想對思維加以努力，因為他們如果一去思想的話，則他們所愛的思想，便被暴露出來，所以他們怕去思想。」（見告「德意志國民書」中譯本一二七頁）

這一段，無異是菲氏的一種自白，因為他在作獨自與發時獨自思維時，確是受到純他力宗教的批判，想衝出人道尊嚴，想衝出人的自己肯決價值，偏偏受純他力的壓制而不得伸張一個獨立的人，一個可以自由感應神通的人，一個不必伏在神的腳下而不得作人的人。所以他接着喚醒德國人。要堂堂的做人。「德國人即惟有原始的不得任何信條所拘困的人類，才可希望他成為真正的國民。」

他以為要發揮人的尊嚴，只有獨自的憑自己之力把握「真正的理性的愛。」接着他表示出不滿意他們那種純他力的宗教說——「基督教屢次犯過的錯誤。」

「並且這是一開始就毫不關心於當前社會的現狀，而逃開人民和國家的生

活，而認為這就是真正宗教的思想加以獎勵等事，實為宗教的過度濫用，特別是基督教屢次犯過的錯誤。」

他這種批評西方宗教，這亦如我們大乘佛教以外小乘自了者是，接着他明白表示，人不能憑自力的獨立興發，人「服服貼貼屈服於神的意志之下」以作為一個人來說，真是「無法忍受。」

「……吾人遂不得不屈服貼貼的屈服於神的意志之下，這實是一件令人無法忍受的嘗試，如果如此，便等於成了他在現世的那種不死的靈魂，把自己肉慾之軀當做牢獄，而將自己靈魂推入這牢獄之中的情形，這是一般人所主張的。」

這將純他力宗教的許多病痛都加以指點，於是他進一步要求和追尋一「人類的資格」，究竟是甚麼。

「凡持有崇高見識的人……都抱着那種精神和思想以及道德來歎息當時的腐敗，墜落，進而宣揚正義，激勵末俗，鼓舞自立，……只要持有崇高的人格，他沒有不希望藉着行為思想，努力完成他一族的無限發展……」（同上三〇頁）

非氏這種對宗教的反抗和另一尋求，觀其意趣，即近乎佛家的入世大乘精神，抱着一種積極救世的精神，來表現宗教家的人格，他這種新的尋求，他是渴望着到來，即從純他力宗教——「屈伏於神的意志之下」的生活，進而持有「崇高的人格」，讓人有人的自力的思想，有人的行為，讓人有人的自己的宗教之宗教，他渴望說：

「我們只希望能得到一個表演創造和行為的場所，相信到了後世，人自有目睹此情的一日。」（同上五〇頁）

以上我們只引兩位歐洲思想家的自白，就可知他們對純他力的宗教，持如何的批判態度，而他們作新的尋求，又是如何的迫切。他們尋求的理想，總而言之，是要合乎人道之宗教，是要人自己的力量去成就自己，同時也要諸善良神靈的護佑，所以在東西文化一經接觸，佛教就很快傳到西方，很奇怪，歐美人士學佛的，又先多是從自力的禪宗趣入，這可以說，就是對純他力宗教的一種反應，在東方，人類對於佛教，一直是用一顆極自由的心情來學習的，因為佛教的本身，即是一極自由自在的。因此，我們可以肯決，人類宗教開新的兩個根本契機是：

一個是自力。
一個是他力。

二、只有發揮宗教中的自力，這個宗教才有對文化開新的根本活力

為甚麼我要這樣說呢，我們詳探釋迦本懷，他當時創立佛教，他本地不是沒有宗教，他已有了信仰梵天的婆羅門宗教，他從印度的婆羅門超越，也即是從梵天一神的超越，而落實到各個有佛性的人身，極成一種人道之教，有人說，馬丁路德的改教，不也是很卓越嗎？是的，他的改教，可說是平民化了，讓各個人自己直接同上帝交通，但其中一大根本的拘限，他是無法突破的，即自修自證自成的自力，在西方宗教中，根本缺乏，佛教呢？他來中國以後，與其說它用教條教人，還不如說他傳揚人皆有佛性，人皆可以自修自成佛的鼓勵為大。

這怎麼說法呢？我們試一追尋（一）假使佛教沒有自肯自決的自力一法，那根本不可能有馬鳴、龍樹、世親兄弟和護法戒賢等的大乘法義的傳揚。

（二）假使沒有自力一法，那在中國決不會有許多大乘新宗的創立和開展

可能。（三）假使沒有自力一法，那天台智者對法道的整個新建，則幾乎成為不可能。

（四）假使沒有自力一法，那六祖的大徹大悟的頓悟禪，即無從啓導出。

（五）正因禪宗自力的成效，它的自肯自決，自本自根，自照自察，因而能度過武宗滅佛的厄運，能經歷長時期的五代之亂，其他的宗派在危難之中，都漸為之衰微，獨有自力之禪宗，不可以阻擋抵禦，欲消滅亦無從消滅，因為此宗的特勝是：

「專務清簡，不必寺宇，不須經典，不拘儀節，不擇壇場，不需器物，不重像設，窮山冷谷，渡口亭邊，隨便可安身行道，結衆說法，開地墾田，自食其力，蓄養智德，以待時機，抵末初，國內澄平，帝王尊信，起而復興者，皆此宗之神侶，禪宗之風，風靡全國，不獨佛教之各宗派皆依以存立，即儒道二家，亦潛以禪為底骨……」（見「佛教各宗派源流考」）

禪宗振起了各宗派，禪宗活轉了儒與道，這正是自力禪宗的宗教力量。

（六）沒有自力禪宗的大徹大悟，則宋明的新儒學，不會這樣推展得宏闊深遠，沒有一個新的禪宗和新的儒學交相輝映，那日本的文化，和東方有關的國家文化，又不知是一個甚麼樣子。

（七）正因今天有自力禪的卓越，所以佛教一向歐西發展，他們即對自力

禪發生興趣，他們對禪定用功的止觀和入手的靜坐，都覺得是自修的好方法，所以，此自力禪的影響，不待說將來開啓人類新宗教新文化，這步工夫，現在已經在做了。

或者說，佛教的自力，那不是就同於世俗的自力一樣嗎？這似是相同，其實，是絕對有不同的。最顯明的有下列三點：

第一、它是承認靈魂不滅的，它不是如俗世的一死便了。

第二、它的靈識不滅，有三世因緣的遷流義，「欲知過去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它有三世因果及增上緣之真實遷流。

第三、它的自力莊嚴，即得不可思議之感應，此雖本於自力而自然感應他力，我們看大乘止觀的修習，真正證到真如三昧時，現世當得十種利益。「一者常爲十方諸佛菩薩之所護念；二者，不爲諸魔惡鬼所能恐怖；三者，不爲九十五種外道鬼神之所惑亂；四者，遠離誹謗甚深之法，重罪業障斷漸微薄；五者，滅一切疑，諸惡覺觀；六者，於如來境界，信得增長；七者，遠離憂悔於生死中勇猛不怯；八者，其心柔和，捨於憍慢，不爲他人所惱；九者，雖未得定，於一切時一切境界處，則能減損煩惱，不樂世間；十者，若得三昧，不爲外緣一切音聲之所驚動。」以上這十種利益，即是由於止觀的修習，所得的真如三昧而來，習止觀，本來是重自力的，但他的感應利益，則通達到他力的護佑等。六祖亦說：「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又說：「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劫善因。」

由上面看，佛教的自力，是和世俗的自力，完全不同的，同時，我們更可確信，人類文化的新生，和宗教的新生發揮佛教中的自力，似是一種必然的趨勢了。

三、佛家自本自根自激悟的自力與理性莊嚴

佛家的自力，爲甚麼會發揮這樣大的力量，振起了各宗派，催生了新佛家，又正在開闢人類的新文化和新宗派，這究竟有一種甚麼力量呢？這一點，太虛大師看得很深刻，他在他的「佛學在中國的流行」中特別說得好：

「從中國民族第一流人士，自尊獨創的民族特性，以達摩西來的啓發，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而且從釋迦未開口說法前的覺源心海，打開了自心澈天澈地的大光明藏，佛心自心，印合無間，與佛一般無二的圓明了體現了法界諸法實相，即身便成了與佛陀一般無二的直覺者。然後應用一切方言的俗言雅語，乃至全宇宙的事事物物，活潑潑以表現指示其悟境於世人，使世人各個直證佛陀的心境。此爲佛學之核心，爲中國佛學之骨髓，

唯中國佛學獨得此佛學之核心，故釋迦以來真正之佛學，現在唯在於中國。」

以上說明自力創發的深澈，說明中國人真有這種創發，說明這種創發的價值，提高了人性尊嚴，提高了人格價值，極成了人道教義，這在六祖之禪，確是如此澈底，也確是如此雄威的。現在我們看法達開六祖開示後的讚詞：

「經誦三千部，曹溪一句亡。」

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

這種掃蕩枝葉之力千軍萬馬，從法達的開悟心得中「曹溪一句亡，」和「寧歇累生狂，」兩句，完全體會到，即法達記誦了很多的經文，等到到了曹溪，見了六祖以後，一句都不要了，爲甚麼，因爲根本用不着。還有一位智通法師，聽了六祖的開示後，也有讚美的句子：

「三身之我體，四智本心明，

身智融無碍，應物任隨形，

起修皆妄動，守住匪真精，

妙旨因師曉，終亡染污名。」

這也是一身心澈底通澈後的感覺，是六祖教人自肯自決的實際證驗。六祖自己教人的澈底澈處，現在我也引兩偈以明之。

「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

元是臭骨頭，何爲立功課。」

又云：「心地無非自性成，心地無痴自性慧，

心地無亂自性定，不增不減自金剛。」

以上從六祖的教人和受六祖之教者，都是在自本自根自肯自決中得到安頓安定的，基於此澈天澈地的自奮自尊，自雄自發，這確是一種澈露真體的透澈地唯心之教，此一自力之肯決，實對危難墮陷入死沉的人心，一個大提起，大活轉；此一自力之雄強，實可將煩瑣無謂之拘限，和枯的死的許多舊範疇，一起摧枯拉朽，或賦予活的生命；此一自力之勇發，只要此心常在，則一切具足，不假外求，終能驚天動地，此是能真運用心力處。因此，成了一無可抵禦之神聖力量，滅亦無從滅，抵亦抵不住，壯潤生發，似無量之泉湧。此一自力之認取，人即是一堂堂正正頂天立地之人，此之人性尊嚴，不可侮，不可辱，由自肯決到自尊重，由自尊重到自創發，所以開禪宗之教者，莫不獨自興起。此一自力之生發，實足以使孤臣孽子，有轉撥危難世運之雄心，有生死不懼大無畏之精神；基於此，只要此心在，只要此心有自由。則這個人的一切，終於

俱在，所以自力，完全予萬類不齊的人類，予以各適其適的激悟，各適其適的脫落，和各適其適的生命昂揚，這完全是人道之教的運化，即人作無盡的激了，即人作無盡的感通，有此人在，有此心在，有此人心在，則人道俱在，此佛教所以為圓融的人道之聖教也。

陸象山是新儒學的中堅，可是他也是禪學影響他最深的人，他曾表示，若某不識一個字，也要堂堂正正做個人，又詩云：「仰首攀南斗，翻身依北辰，舉目天地外，無我這般人。」這是何等偉大的氣概，這就是由於一種自肯自決的激悟而來。

四、他力之宗教價值的可貴

佛家既開出這樣的自力，予人類的精神以無量的新生命，那這自力就很好的了，為甚麼還要開出他力呢？又是自力，又是他力，這當中如何調攝呢，這我們可先簡略的敘述如下：

(一) 自力他力不衝突，而且相助相成的力量極大，古德不是說過嗎：「有禪（自力）有淨土（屬他力），猶如帶角虎。」即禪淨雙修，自力他力兼用，等於老虎再長上角。

(二) 自力可隨萬類不一之機，作千變萬化的不同之激悟和解脫，（此激悟解說就深淺說）因佛家之根本義趣，是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大徹大悟以成佛，可是性固如此一同，而識情之染污，則千差萬別，無一人相同，因此，人的自力精進，亦萬有不齊，它不可能用一種限制，它只有本於自覺的用自己可用的自力，從自己的因緣來修為，這給人的獨立自發，像古大德的激悟，像創新宗的祖師，的是由此一精神來，像新儒學的宋明大師，也的是領略了此獨自興發的意趣。

(三) 他力淨宗，則要人不必用自力，則要人不必全靠自力則在要人當自力實在不能轉出之時，（就力用說）在要人當自力實在不及轉出之時，（就時間說）如五逆十惡臨命終前之救渡，如衰老疾苦尚未了悟時的救度，他力則將萬有不齊之含識，（甚至其他生命物）在信在願之感應中，一起收攝，一起安頓，一起護佑，一起了脫。這一他力淨宗之利益，印光法師在「淨土決疑論」中有一段言之至切：

「如來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所謂大事因緣者，欲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直下成佛而已，豈有他哉，無奈眾生，根有大小，迷有深淺，不能直下暢佛本懷，因茲隨機設教，對病發藥，為實施權，開權顯實，于一乘法，作種種說，或有善根成熟者，令其誕登覺岸，其有惡業深

者，令其漸出塵勞，曲垂接引，循循善誘，雖天地父母，不能喻其少分矣，又以一切法門，皆仗自力，縱令宿根深厚，激悟自心，倘見思二惑，稍有未盡，則生死輪迴，依舊莫出，況既受胎陰，觸境生著，由覺至覺者少，從迷入迷者多，上根猶然如是，中下又何待言，斷見惑如斷四十里流，況思惑乎。了生脫死，豈易言哉，是以不能普被三根，暢佛本懷，惟念佛求生淨土一法，專仗彌陀宏誓願力，無論善根之熟與未熟，惡業之若輕若重，但肯生信發願，持佛名號，臨命終時，定蒙彌陀垂慈接引，往生淨土，俾善根熟者，頓圓佛果，即惡業重者，亦預聖流，乃三世諸佛度生之要道，上聖下凡共修之妙法。」

以上印光法師一段話，即將他力淨宗的利益，完全道出：第一、他力確是一起收攝安頓的，包括「上聖下凡。」第二、他力確可補救自力之不及又獨顯其殊勝。第三、他力之開出，乃佛之大慈，乃暢佛本懷之特殊法門。一般以為佛法為自力之宗教者，這只見到一面，若以佛法為他力之宗教，則又益見其偏，今日在西方純他力宗教東來以後，又加以荒亂之時勢，教內教外，皆覺他力淨宗之為一代時效之最契機者。刻實論之，只有以他力淨宗之闡揚，乃可使世人對西方宗教有一比較之研究，而知所抉擇。是以宗教之普被，只有他力之淨土宗，可以承擔。

五、自力他力信仰之圓成——戒定慧與信願行

總之，我們似可有一種綜合而圓融的認定，即是：

(一) 自力是人的宗教救世事業所獨自興發的無量活力，它包括自我的淨化（空義）和服役人類（有義）。它是人道佛教的核心。

(二) 他力是人的宗教生死解脫所以一同護佑的最大依託，它包括憂患的攝化和生命安頓。它是人道佛教的歸宿。

(三) 不妨自力他力並進，即修戒修定修慧之學者，雖在盡自力以修學，仍可信願念佛，求為護佑，這是人道佛教的大攝。現為明白自力他力互運之圓成起見，茲引下列諸菩薩古德之例以明之。

(一) 普賢之十大行願，似是重在自力，但其總趣向，是歸宿他力的彌陀的，那麼，普賢行願，是自力他力同時圓成的。

(二) 天台智者，創立天台教觀：成為中國獨立之新宗，可謂用自力勤且嚴矣，然而他曾著淨土十疑論，並云：「常行念佛三昧，及施戒修等一切善行，悉以迴施眾生，同生彼國，決定往生，此欣願法門也。」所以智者當圓寂時，乃自叙曰：「吾不領受，必淨六根，損己利人，但登五品，吾諸師友，今從觀音勢至，皆來迎我。」足見獨自興發，創立台宗，而密契歸宿者，仍為他力淨宗。這是自力他力同時圓成的。

(三) 近人皆知習天台教觀之諦閑大師，他自有云：「閱四十年來，奉釋

尊之誠言，尊智者之悲願，所以自修而兼利他者，其歸結處，亦不外一句彌陀，信願往生而已。——這可見習天台教觀，自不是專宏他力淨宗，然歸結仍是彌陀信願，這足見諸開大師，也是自他力圓修。

(四)弘一大師以持律宏律重於時，人皆知為弘一律師，這由於他自他力勇猛果敢之結果，但他亦信願彌陀，重戒律自修，又重他力護佑，這是弘一大師自他力圓修。

(五)玄奘大師西行取經，以及回國後之譯經，又創立唯識宗，此自他力勇猛果敢之結果，然其西行極艱難之時，則仍念觀音聖號，求蒙護導，此自他力圓修。

(六)修學唯識宗者，雖研學屬自力，但亦可歸結於彌陀之信願，此種信願，弘一大師已述之，並已有近代學人奉行之，因華嚴普賢行願品中，有彌陀菩薩隨阿彌陀佛，亦同在極樂世界。經云：「即得往生極樂世界，即見阿彌陀佛，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觀自在菩薩，彌勒菩薩等。」因唯識之宗，導於彌陀。彌陀既常隨同彌陀佛，既常住極樂世界，則修學唯識者歸結他力淨宗，亦正見自他力圓修。

(七)修禪者亦得信願念佛：「死心新禪師勸修淨土文云：彌陀甚易念，淨土甚易生，又云：參禪人最好念佛，根機或鈍，恐今生未能大悟，且假彌陀願力，接引往生。……真歇了禪師云：乃佛乃祖，在教在禪，皆修淨業，同歸淨土。」

中華佛教文化館印藏紀念堂緣起

真理之發揮日富。至宋開寶四年，遂有大藏經之編纂，共收經律論五千餘卷，以後代有增益。至通清龍藏，增至七千餘卷。而高麗日本之佛經，多由我國傳入，近年日本新修大正藏，僅正編已達九千餘卷，續編尚不在內。此洋洋巨帙，莫非解決人生之秘鑰，表達文化之高峯。非世間一般著作，所可並論者也。我府府遷臺以來，勵精圖治，百廢並舉。惟圖書缺乏，誦習困難。佛教經籍，對於三藏聖典，更感需要迫切。適值總統宣示整理國故，各方響應，出版業蒸蒸日上，經史子集，遍佈藝林。而大宗佛典，尙付缺如。中華佛教文化館東初法師為提倡東方哲學，宜揚佛教正法，乃邀集編纂大德組會影印日本大藏經，發行八百餘部，歷時五年，全功報竣。正藏正續兩編，發行八百餘部，歷時五年，全功報竣。已四衆皈依，萬流鏡仰。今復影印大藏，遍佈中外。就臺灣言，為有史以來卷帙最多之書籍。時節因緣，良非偶爾。在昔君主時代，藏經為政府專有，必須奉旨頒發。寺廟請藏認爲非常大典。今以法師之力，臺灣一省流通藏經六百餘部，實爲亘古所未見，若法師者可謂擔荷如來家業矣。而法師不自滿足，尚欲在館內特闢精室，廣集圖書，並供養編纂大德，作學術之研究，宗教之研討，其志大願宏，洵非法門龍象，無以當之。素願，同人等爲欽慕法師之德行，紀念印藏之功績。爰擬於中華佛教文化館內籌建印藏紀念堂一座。既爲度藏經典，兼供延攬學人。非唯彰其往勞，且以酬其諸方善士，各界名流，廣捨淨財，同成盛事。樓臺彈指，見七寶之莊嚴，梵唄傳心，作千生之神德。

發起人

(以收到先後爲序)

- | | | | |
|----|----|----|----|
| 張方 | 蘇林 | 唐松 | 蔡念 |
| 揚耿 | 桂根 | 曜生 | |
| 煦伯 | 生 | | |
| 張姜 | 陳高 | 孫清 | |
| 寬宏 | 永向 | 景陶 | |
| 心效 | 現如 | 揚 | |
| 徐楊 | 股馬 | 張李 | |
| 冬青 | 啓筱 | 伯子 | |
| 林柑 | 梨唐 | 松英 | 寬 |
| 洪朱 | 知謝 | 張趙 | |
| 寬殿 | 鳴劍 | 恒愚 | |
| 裕元 | 定泉 | 芬 | 董 |
| 釋釋 | 妙劉 | 張正 | |
| 慧月 | 銳輝 | 之 | |
| 敏基 | 門之 | 煙 | |
| 林慧 | 慈謝 | 純張 | |
| 希卓 | 果齊 | | |
| 岳峰 | 如 | | |
| 李隆 | 吳游 | 蘇鍾 | |
| 奎煥 | 泰伯 | | |
| 璧道 | 梅英 | 楷毅 | |
| 張王 | 莫廖 | 竺 | |
| 月大 | 儉振 | | |
| 珠松 | 溥祥 | 摩 | |
| 竺賴 | 謝陳 | 馮 | |
| 趙天 | 秉克 | 正 | |
| 連生 | 鉤文 | 忠 | |

(發起人正在繼續徵求中)

一源，入得此門，無量法門悉皆證入。」（見印光法師文鈔卷二第一二頁）這是禪宗兼修淨土的明證，禪是眞的自力，淨土是眞的他力，禪淨雙修，這足見自他力圓修。

(八)淨宗爲佛教密律之歸宿：印光法師云：「淨爲律、教、禪、密之歸宿，如百川萬流，悉歸大海。」這是說，修學各種律禪教等，雖屬自力，但歸宿是要在淨土的，這是自他力圓修。

總之，今之時代，是一重大憂患之時代，今之人生，又係一多纏繞之人生，人類之文化，又是需要繼往聖之絕學，開萬世之太平，此時代，此人生，此責任，吾人唯有從事下列之一定修學範疇乃可。

第一、我們虔誠祈求大澈大悟之頓悟新哲出現，憑其卓越之自力，以開文化之新運，但雖憑其超悟之自力，亦必兼信他力淨宗，乃可圓澈普被羣機。

第二、我們祈求中等以下之資者，研修佛教，固重自力，亦同時兼重他力。

第三、我們祈求人類之衰殘危難創傷至苦之修學者，可以專心他力淨宗，求佛菩薩護佑，不必即用自力。

最後，我誠懇祈求教友者，自力不兼以他力，我以爲不能圓融的以自行化他。專恃自力，一意信願，慮憂患之人生，確可實獲其益。自力他力圓修佛教即憑此將是人類最完美之宗教。尚此敬祝淨安。

四十九年八月四日

張廷榮敬啓

中國佛教概述

青松

一、前言



這篇稿原是筆者兩年前，應中國佛教會給聯合國寫的一篇中國佛教與歷代政治之關係。那時，限期非常短促，就只好地查查史料，時間都不夠，筆者只好就平常所看過的史料，加以整理和編年，寫出了這篇簡略的東西。其中談到佛教與歷代政治興替之關係，如果用文字詳敘，至少也得花數萬餘言方能盡事，在那限期的短促中，筆者當然是無法做到這一點了。於是，就祇好討巧地以一表格來把它表出。且因手頭史料有限，而致表格也未詳盡，這是我所深引以為憾的！

由於寫這篇稿子的緣故，使我對中國佛教史，也深為嘆息！嘆息的是：教內如許的法師和居士們，為什麼連一本好的佛教史也不見寫出呢？這難道是我國佛教沒有寫歷史的人材了麼？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

蔣維喬和黃懷華居士所寫的兩本佛教史，單就把它當作史料的參考，那還勉強可以置在案頭，如要好好地把它當作一本歷史文獻讀，這就使人失望太甚了。筆者深深地祈望，在臺灣有一位法師或那一位居士，來發心寫一本完整的中國佛教史，便就功德無量了！

再者，本文原共分三章敘說，第一章：佛教傳入中國之經過，第二章：佛教與歷代政治興替之關係，第三章：中國佛教之現況。中國佛教之現況一章中，又分大陸佛教之現況，與臺灣佛教之現況。大陸佛教之現況，因寫後留下之底稿，亂置於紙堆中，待現在需要填抄發表時，便遺失不見了，只得向讀者抱歉，他日再補了。至於臺灣佛教之現況，筆者曾於四十七年已有一詳文刊在「人民團體」上。這裡也就不再重錄了，如讀者有興趣，可自尋參考之。

本文現在發表，乃因人刊編者幾次向不慧索稿，筆者邇來瑣事較忙，無暇為人刊結緣，只好將舊稿抽出以應。稍過時日再和各位結緣吧。

二、佛教傳入中國之經過

佛教在中國，可分為六期說明之。第一期是輸入期，第二期是盛傳期，第三期是守期，第四是衰微期，第五是教難期，本發生在輸入、盛傳、保守各期中，然為易於了解。特列一章說明。第六近代期。

甲、輸入期

一、初傳片史：佛教傳入中國，史實最早的記載，是在紀元前二百〇九年（秦始皇四年）西域沙門，室利防等十八人齎佛經來化。但這一項記載，因年

代湮遠，史料不詳，遂不為佛教史家承為定論。其次，是紀元前一二一年，中國政府為保障商路安全，對中亞細亞發生戰爭，由得勝，而獲匈奴金人（即佛像）。帝供奉於甘泉宮，朝夕禮拜，是為佛教傳入中國次一早期的史記。其三是張騫使大夏還，迎來佛教，及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兩說。這是紀元前一百一十年及紀元前二百年兩期。另一史料載漢成帝鴻嘉二年（紀元前二六年），光祿大夫劉向，校書天祿閣，已見有佛經不鮮。這數說，均載史籍。後佛教史家雖沒有認此即為傳入中國的定史期，但佛教在紀元前已為中國若干人士所悉，是屬為確鑿的史實。

二、正輸入期：史家們所公認佛教輸入中國的期間，這是在一世紀六十五年（漢明帝永平八年）。明帝得太史官傅毅告，「西方有佛」，其教甚深，堪為中國行之，帝乃遣中郎將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往西域求之。迎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二人同來。帝歡喜禮待，建白馬寺於洛陽以居，並請譯佛經。二氏即始譯「四十二章經」出之。

至後，印度傳教人士接踵而來，約百餘年，已深植教根，至四百年，方普及全國。其間，傳教沙門最著者，早期為安世高（一四七年——漢桓帝建和六年來中國）和支婁迦讖。此二人所譯經典共五十餘部，不過，二氏思想不同，所譯亦異。安氏所譯均係佛教小乘典籍，支氏所譯，則係大乘般若等系。此兩系，論時間，小乘輸入我國較早，但後在中國發展，却為大乘獨樹。

另一最著名者，則是龜茲國鳩摩羅什。他於四〇一年迎來中國，受帝王衷心崇服優予禮厚。其所譯經典，實開早期傳教士之新頁，譯筆流暢，又契原意。且譯出三百餘部，約六百萬言。實為譯述史上一大貢獻。

在中國本籍之著名者，則以道安、慧遠、法顯為最。法顯並於三九九年赴印度留學，於四一六年返歸國，前後凡十五年。

在這四五世紀中外來傳教者，約共計之著名沙門，共有五十六人。譯著功卓者，四十八人。譯人籍貫及時期，則可分三地三時。第一期，均西域來，這是東漢三國時（紀元六五——二六四）。第二期，傳教士多屬質人，是在兩晉劉宋時（紀元二六五——四七八）第三期，則為天竺人，此為蕭梁魏隋時（四七九——六一七）。

乙、盛傳期

佛教輸入中國，經過五世紀時間，方為普遍，至第六世紀，始達頂盛。此時，全國寺院林立，教徒幾佔人口三分之二強。僅沙門，據統計即有五百餘萬

，寺院六十萬所。

是時，中國又出一偉人，名玄奘。少時聰敏異人，博學好問。未及弱冠，已讀盡中國古籍及所譯經典。感義有未盡，理有未詮，遂親赴印度再求深究。於貞觀元年（六二七）私自出發，經蔥嶺，涉流沙，其間艱辛備嘗，時遇險境，又捱饑餓無滴水嘗見數日。約數年許，始達那爛陀寺（為印度當時最高學府）。抵此時，深究五載，後再他遊。留印期間，凡十八年，其學養會博得全印最高聲譽。後返國，受太宗崇極（於六四五年歸國——貞觀十九年）。歸國後，傾神致力譯經工作，於死前月，尤未罷筆。一生所譯，共一千三百三十卷，計六千萬言。厥為世界史上，第一位譯著大家。其所作西域記，又允為研究印度史者權威著作。此時佛教，在中國盛行者，共有八系，八系是就其別重佛教某一點持義者，而各立宗派。八系為：

三論宗——言宇宙現象生起之原理——關係論。

天台宗——闡述宇宙心物一元（心色平等）——一元論。

賢首宗——言無限大之宇宙與極微小之原子同具於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形上論。

法相宗——詳探心理之變異和知識之所得——認識論。

律宗——以律儀規範人生之行爲——崇奉人格行爲論。

禪宗——從現實拘縛的人生，超脫出來明心見性，立地成佛——自由解脫論。

密宗——持誦陀羅尼，冀與所求者合一，即身成佛——修造論。

淨土宗——求生極樂淨土，永離生死痛苦，單念一句彌陀佛號——信仰論。

（註：上列各論名詞，是以其側重點安立，實言之，各宗並非如此單純，且此新名詞，亦有尚不能盡符全義者。）

另有涅槃、成實、俱舍、地論、攝論各宗後已歸納右列三論、法相、天台、賢首各宗。

從六世紀始至十一世紀初，這是中國佛教最盛時期。也即是中國社會最光輝的時期，文物、政治、均放著異彩光芒！史家說：「此是中國人一段最驕傲的歷史！」徵之，確為可信。

在唐代，印度尚有高僧前來，然史載，却比五世紀前大為減少，著名者，在此數世紀中，僅祇十六人。十六人又以實叉難陀，菩提流志，金剛智等貢獻較多。

中國學者，除玄奘外，則有窺基，道宣，慧能，義淨等。義淨亦留學印度，於六七年去，六九四年歸。譯述亦富，著有「南海寄歸傳」，近亦多譯為外文，亦為研究印度史者最佳參考資料。

丙、保守期

所謂保守期，係因外來教士已無，教務又無進展。且由於保守，漸至衰落

。此期間，約從十一世紀末，至十六世紀中。

在教理上說，這期間不僅沒有發揚，且已衰落。前此盛弘的三論、法相，此時也逐漸無人研究，以致湮沒。僅禪宗一門，而為獨盛。究其原因，原因它不立文字，不需繁研，祇要在日常生活中，把握一句「話頭」，好自參去，便可赤裸裸地找得一箇生命的落實處。再一因，會昌教難，與周世宗毀佛，凡高深教義悉被焚去或流散國外，致後來教徒，無以研習，祇好向禪宗一門討慧命。

由於這一簡單的「話頭」禪的宗教，對佛法整個說，並無大的貢獻，但給中國本位文化，却孕育了新生燦爛的文藝復興，這即是宋明理學的興起。

為何宋明理學家只因一句「話頭」禪的宗教而孕育起復興呢？這說來像是一件奇事，然細查之，又並不為奇。其因素是禪宗的生命價值，最重實踐和自覺精神，宋明學者，獲得了此一借鏡，便揉和中國本位的儒家文化，加以參究，即身一變，遂產生了所謂「宋明理學」。

此於中國文化的貢獻，實是空前的碩果。

丁、衰落期

約在十六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這是中國佛教一最黯淡的階段，也即是本章所說的「衰落時期」。在此期中，雖然它尚有帝王崇拜，但那已不是中國系佛教，而是西藏系佛教，說起西藏系佛教。還要前尋元朝的線索。元朝是金人天下，金人入主中原，就引進了他們崇敬的西藏喇嘛。初，中國佛教尚可與西藏喇嘛分庭抗衡，至此時，忽然一轉，西藏喇嘛得勢，中原佛教垂垂，教徒中又無高才，於是便一蹶不振，而衰弱到兩世紀有餘。

再加以此時，政治紛亂，社會動蕩，許多不學無識之流，趁機混入佛教，藉作藏身，討活生計。故此時沙門良莠不齊，以致引起外界非議而失去尊譽。且喇嘛因帝王關係，更顯得專橫和壞亂。

戊、教難期

教難本發生在第五世紀，六世紀，九世紀，及十世紀，在經過中，本應寫入上面各節，但為審閱者方便，特為分節列述，以便索引。

第一期教難，那是在五世紀中葉，四四五年，北魏太武帝，因信任崔浩（大臣），崇奉寇謙之（道教徒）寇謙之與崔浩，乃時進讒言，勸毀佛教。帝後聽其說：下詔曰：「盡除胡神擊破胡經，沙門無少長悉坑之，王公已下敢隱匿沙門者誅一門。這是佛教史上第一頁最慘痛的紀錄。教士無端端被其殘殺，誠是千古冤恨！寇謙之為了獨霸他道教弘揚，遂不惜進予讒言，出此卑劣手段，亦是道教史上第一頁最大污點！宗教徒如此殘忍？亦可謂道德盡喪矣！

第二期，發生在六世紀末五七二年，距離太武帝滅佛一百十餘年。起因又是帝王（周武帝）聽信道士張寶，衡元之語而毀佛。不過，此次尚經兩教人士數次辯論，道教不得理，帝王不好偏袒，乃一氣同毀之。尚幸，沒有殘殺；竟

僧徒被迫還俗，經籍被燒，寺院遭毀，財物沒收。但此次遭迫僧徒，為數却太多，僅北周一地，史載即有二百餘萬。後武帝又征伐北齊，於北齊後又復催毀。於此摧毀者，寺廟四萬，令僧徒還俗者三百萬。

第三期，則在九世紀上中葉八四五年。時為唐朝十六代，武宗會昌五年，距北周教難二百六十年。他亦篤信道教，用道士劉元靖為光祿大夫，禮趙歸真為左右街道門教師。志求仙術，意希長生。不久，受道士煽動，亦毀佛教。此次遭毀佛廟共四千六百所，勒令僧尼還俗者二十六萬。及至宣宗即位，方再復興，帝令誅趙歸真等十二人。

第四期，距會昌時又一百一十年。這是五代末周世宗顯德二年（九五五）。世宗自幼即不好佛，登位後，遂下詔禁度僧尼，並毀寺院三百三十六所（曾經帝敕所建者，未毀。法物鐘磬等，悉收鑄成通錢。）

以上即教史上所謂「三武一宗」教難。再需一說者，乃是：雖然三武一宗給佛的打擊太大，甚至一毀將滅，但旋又為繼位之帝王，大肆復興。致一興一滅，復為平衡。

己、近代期——佛教之生機

近代期係從十九世紀末至本二十世紀。這數十年間，無疑的，是佛教歷史的轉捩點。當孫中山先生推翻滿清腐敗的帝制時，佛教也隨着掀起了一陳革新的浪潮。這些革新的教士，最著者則為寄禪、太虛、仁山。

從教理上說，復興的功臣，要數清末楊仁山，他將失去的法相，三輪宗典籍，從日本尋回，而最早於金陵祇桓精舍創辦佛教學院，造就了一般此後復興佛教的健將。

其弟子歐陽竟無，於法相宗弘揚最著，近代中國一般有卓見之學者，引起研究興趣，大多皆受其影響。太虛大師於革新方面，其卓越之點則數教育、文化、制度。他於教育創辦了武昌佛學院，閩南佛學院，漢藏教理院，此三，為近代佛教最高學府，成績極佳。於傳教方面，大師則足遍全球，歐美學者如羅素、休謨等，印度之泰戈爾、甘地，曾表極大歡迎，且推崇備至。

另一些影響近代佛教有力之教士，則有：月霞、諦閑、印光、圓瑛、虛雲、弘一、常惺。此是中國佛教可喜之現象。但誰知風雲難測，禍福易時。正當生機蓬勃之際，赤火突然仲燃。這一線生機，又復告推摧。這且不說，留待後章再詳。

三、佛教與歷代政治興替之關係

上章係略說佛教傳入中國之經過，並未言佛教與政治之興替，於此則為一述。不過，要瞭解佛教與歷代政治興替之關係，詳言之，必須從歷代佛教經濟、文物、社會心理、信仰、各方詳加搜索，方可易為正論。本章篇幅有限，且為節省時間，僅作一表，以申述之。表內祇註明帝王信佛和當時政治情況。因帝制時代，所謂政治者，祇是帝王一人而已，帝王興，則政興，帝王衰，則政

衰，彼之思想受何影響，則其政治亦受何影響，本表便根據此點，稍明佛教與政治之興替。附表於後：

佛教與歷代帝王政治之興替表

帝號	朝代年	公元	崇敬師	政治情況	備註
漢明帝	永平八年	六五	迦葉摩騰 竺法蘭	修明	佛教初入中國，帝始信受，朝中最好佛者唯楚王英。其影響方尚在王室也。
漢桓帝	建和年	一四七— 一七六	安世高 支婁迦讖	稍遜明帝	佛教始譯典籍，士大夫多已崇佛，民間方知佛教，距帝都遠者尤不知之。
漢靈帝	漢末光 和中平年	一七八— 一八三	支竺佛 曜明	漢室已將衰頹	靈帝雖崇佛教，但佛教之治國思想，更無從知曉。
吳帝 (孫權)	三國時	二二〇	康僧會 支謙	漢室大亂，魏為三國。	吳主孫權拜支謙為博士，佛教大弘。
魏帝 (曹操)	三國時	同期		魏主知有佛法，但未聞皈依。於魏地弘道者，為曇摩迦羅。	魏主知有佛法，但未聞皈依。於魏地弘道者，為曇摩迦羅。
晉武帝	西晉泰 始年	二六六	竺法護	晉興魏亡，於三國。	佛法漸盛，民間信仰多歸。
晉惠帝		二九〇			於是時有一中國教士名帛遠，極為努力護教。帝聞知敬之。道浮作者老子伐胡經。王浮圖來中國，澄善道術，曾以術感化趙石勒，石虎橫暴感
晉懷帝	永嘉年	三〇八			五胡侵入初期。六國之亂。
明文 帝					道安時名最重，帝皆欽其德。前秦符堅曰：「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僧，習鑿齒半人也。」
孝武帝	東晉 太元年	三八三	道安	同前	

隋文帝	靜帝	周宣帝	周武帝	孝靜帝	孝靜帝	宣武帝	孝文帝	獻文帝	文成帝	陳宣帝	陳武帝	簡文帝	太武帝	宋武帝	宋文帝	姚興帝	道武帝
開皇年	大象年	北周大成	北周天和	後魏永安	東魏天平年	永平年	太和年	皇興年	興安年	陳大建	陳永定	梁大寶年	北魏	永初年	文嘉	始興年	北魏
五九三	五七〇	五六七	五五九	五四〇	五三四	五一〇	四九〇	四六七	四五二	五七七	五五七	五五〇	四三九	四二〇	四一二	四〇一	三八六
曇延	智藏	道林		曇鸞	佛陀扇多	菩提志提	道登	曇曜	曇曜				反佛教	求那跋陀	求那跋摩	羅鳩摩什摩	竺僧朗
統一中國			征伐北齊						宣帝野多國政好佛，朝下詔復興佛教，為中國藝術開創光輝之新頁。				各地擾亂，政位不安，以武力東征西伐。		頒布善政，刑不蓋施，民不盡役。		
佛教又盛		復興佛教	第二期教難			菩提流志譯經時，帝親為筆受。		曇曜復建龍門石窟					帝初信佛，禮敬慧始，後為道士寇謙之，崔浩所譏，遂滅佛教。崔浩因修國史被誅（四五〇）帝乃頗悔前事。		此善政為求那跋摩所治顧問。並聘慧琳為政		

順宗	憲宗	德宗	代宗	肅宗	睿宗	玄宗	中宗	武則天	唐高宗	唐太宗	唐高祖	隋煬帝
元和年	開成	貞元年	大曆年	上元年	景雲年	開元年	神龍年	天寶	顯慶年	貞觀年	唐初	大業年
八〇六	八二〇	八〇〇	七七四	七六一	七〇一	七三八	七〇五	六九〇	六七五	六二七 六五五	六一八	五九七
澄觀	澄觀	澄觀	不空	不空	慧能	善無畏	義淨	實又難陀 菩提流志	窺基 宣基	玄奘	吉藏	智顗
										。最光榮之時期 家所導一為中國 諸小國均服此觀 固勝經國。此觀 業豐富，軍防堅 文化越伏，產 此時佛已深入 仰達為頂盛，人 於政治之助，淺 化尤深，著教義 見高明，學問廣 請教，他即召博 獻教，治政策能 之聲譽中外，多 策中。外，多係	隋滅唐興 。小野妹子來隋 發達，日本派 隋滅佔婆商業	天台宗成
禮為國師	加封大統國師	禮澄觀為清涼國師	加號不空為大廣智三藏					武則天為中國有 來則天為中國有 向卑視女流，而 却以女身一而則 位實非易事！則 原是皇帝，女尼 大雲經之影響，受 作雲經之影響，受 天即係一女王，統			華嚴宗始創	

宋寧宗	開禧等年	一一二四	宗印			
宋孝宗	淳熙等年	一一一五	大慧			
宋高宗	建炎紹興等年	一一一六	佛果			
宋哲宗	元祐等年	一一〇八	法照			
宋神宗	熙寧等年	一一〇〇	靈芝			
宋英宗	治平四	一一〇六	居訥			
宋仁宗	天聖皇祐等年	一一〇三	圓通			
宋真宗	咸平乾興等年	一一〇二	法賢		禪宗盛行	
宋太宗	淳化至等年	一一〇九	施護		佛教復興	
宋太祖	開寶等年	一一〇一	天息災		始復佛教	
周世宗	後周顯德六年	一一〇五	毀佛		第四期教難	
莊宗	同光三年	一一〇三	希遷			
哀帝	天祐年	一一〇六		唐代漸衰		
昭宗	龍德等年	一一〇八				
僖宗	乾符六年及文德等年	一一八八	行思			
懿宗	咸通十四	一一八七				
宣宗	大中十三	一一八四	定慧		復興佛教	
武宗	會昌六年	一一八四	反佛教		第三期教難	
文宗	太和九年開成五年	一一八二	圭峯			
敬宗	寶曆二年	一一八二			皈依教師不詳	
穆宗	長慶四年	一一八二			不詳	

惠帝	建文四年	一一四〇				
明太祖	洪武三十一年	一一三六	宗泐喃迦巴藏卜			
元順宗	元末	一一三三	伽璘真			
元寧宗		一一三六				
元文宗		一一三三				
元明宗		一一三三				
天順帝		一一三三				
晉宗		一一三三				
元仁宗		一一三三				
元武宗	至大四年	一一三〇	法光			
元成宗	元貞二年	一一二九	識理納			
元世祖	至元年	一一二八	發思巴		宋滅元興西藏喇嘛	
宋衛王		一一二八			宋末諸帝，崇佛情形不詳。	
宋端宗		一一二八				
宋恭宗		一一二八				
宋度宗		一一二八	印簡			
宋憲宗		一一二八	印簡			
宋定宗		一一二八				
宋理宗	寶祐等年	一一二六				

成祖	永樂二十一年	一四〇五—一四二四	哈立麻	有僧名道衍(姚廣孝)成祖聘他佐理國政。
仁宗				
宣宗				
英宗				
景宗				
憲宗				
孝宗				以上諸帝雖崇佛，但於教義不甚了了。
武宗	正德十六年	一五〇六—一五二八		自稱大慶法王。
世宗				
穆宗				
神宗				
光宗				
熹宗				
毅宗				諸帝崇佛不詳，但史載均信佛。
福王				
唐王				
永明王				
清聖祖	康熙	六六二		
清世祖	順治		行通	
世宗	雍正	一七二三—一七三五	章嘉	禮章嘉爲國師。

清高宗	喇嘛	喇嘛	喇嘛	喇嘛	喇嘛	喇嘛	喇嘛	喇嘛	喇嘛
清仁宗	喇嘛	喇嘛	喇嘛	喇嘛	喇嘛	喇嘛	喇嘛	喇嘛	喇嘛
清宣宗	喇嘛	喇嘛	喇嘛	喇嘛	喇嘛	喇嘛	喇嘛	喇嘛	喇嘛
清文宗	喇嘛	喇嘛	喇嘛	喇嘛	喇嘛	喇嘛	喇嘛	喇嘛	喇嘛
清穆宗	喇嘛	喇嘛	喇嘛	喇嘛	喇嘛	喇嘛	喇嘛	喇嘛	喇嘛
清德宗	喇嘛	喇嘛	喇嘛	喇嘛	喇嘛	喇嘛	喇嘛	喇嘛	喇嘛

上表略將歷代與佛教之關係明示。雖然在這表上，並未劃出興替絕對與佛教有關，但凡中國政教最高之際，却係運用佛教教義所指示的政策有以致之。這表中有兩點需要注意，即是：一、自佛教傳入中國以來，歷代帝王多已信佛。其政策致所以沒有顯著變更，乃因諸帝多少有一共同思想，此即是同一信仰。二、凡帝王越了解佛教，其政治也就越清明。同時，又多少與佛教僧徒有關，僧徒智見高卓，帝王能崇奉拜請問以治國之道，則國家必富強，若僧徒欠智，不深通佛教教義，帝王又無暇研究，則雖奉佛，亦無大補。

四、結語

當我們把這些實況報導完了，我們有三點感想：
一、我們掀開了中國佛教史看，作爲一個今日中國的佛教徒，實在慚愧無地——教史上光輝的史頁帶給我們的不是驕傲，而是惶恐，因爲我們沒盡到力量重寫成那樣一頁。自對不起傳教的前賢。教史上黯淡的時候，帶給我們的不是失望，而是沉痛，因爲我們至今沒有爲教爭光，補償那一頁。
二、我們看到共產政權統治下的佛教，我們並不憤怒，只悲嘆今日極權者的可憐，利用宗教作爲它的糖衣政策！而我們自己除了悲痛佛教的命運外，也爲整個人類惋惜！這不是中華民國佛教徒的軟弱，乃是全世界人們的正義感，似乎已被極權者沖散，佛教徒又怎能獨自挽救今日全世界的命運呢？
三、自由中國的佛教，雖然遠比大陸佛教自由，但我們也不隱諱，政府待我們並不滿意。它只許我們活動自由，可是，它在若干地方佔去我們的寺宇，使許多佛教徒，失去了活動中心，且在某些情形下，政府似乎有偏重基督教之嫌，這祇是由於部份執政的諸公，他們偏狹的意識在那作祟。我們所要求的，今後政府待我們公道一點，且爲了與人類共同極端的唯物思想作戰，它應該重視宗教。爲了解救淪陷在大陸的同胞，它更要重視佛教，因爲它不可忘記佛教在中國的歷史，人們精神的依歸處，會多麼值得重視啊！
(附語：本文係筆者欲重寫佛教與歷代政治興替之關係的縮稿，稍假時日當另詳探細論。)

人

生

頌



第三章 生命之泉源

(一) 如來——生命之泉源

六八、如來是生命之源，是人生應走之途，是真理，博愛，與至善之所在。

六九、惟有如來是真實，餘皆妄；惟有如來能給你一切所需。如來是你的寶友亦即你自己也。

自己也。

七十、向如來祈禱，向如來習定，他會指示你以歸真之路。

七一、任何時間，我們都應想到如來在我們面前，在我們身旁。

七二、將我們一切行動與思維，凝結於如來。我們可與如來合一，而獲永生，長享幸福。

(二) 真實生命

七三、我們的真實生命，是超過時空，向前無限的開展着。

七四、我們如能確知真我之存在，證覺菩提之實在，則我們始能克服生、老、病、死之苦痛。

七五、忘「身」之存在，才有光輝的生命。

七六、天心 Cosmic Consciousness 乃一切生命共同之心。

七七、真實的智慧，能展開永恒生命之門。

七八、欲達到真實的智慧境界，須離開娑婆世界欲樂之思想，須離開故紙堆中鑽研，從自己內心深處，覺取智慧。

七九、「生」是神秘的，「死」亦是神秘的，而神秘中的神秘，乃我們心頭中的「無位真人」。

八十、「無位真人」並無苦痛與快樂之感覺。祇有我們的情意，始分別世間之苦樂。

八一、「無位真人」的存在，是合乎邏輯的，科學的，理性的，並非玄秘是不可說，抑若火之發光，水之奔流然。

八二、救治娑婆世界的一切苦痛與病態的萬應藥，就是佛陀的智慧。

(二續)

周祥光

八三、佛學就是解決人生問題的學問，佛學並不離開人生而談空說有。

八四、研究佛學，實踐佛學，則我的眼界可以開展，我們的生命可以擴大，然後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八五、人類是一體的，生命是整體的，宇宙的是同而非異，乃可成佛。

(三) 服務

八六、人生是服務，人生是義務。

八七、人生之目的，是替人服務，亦即為自己效力。

八八、人生社會，彼此依賴生存，假若大家，能盡力服務，則人類社會，才能進步。

八九、己之勿欲，勿施於人，為服務之準則。

九十、我們不但要為人類服務，同時還要為佛法、僧三寶服務。

九一、自我克制之生活，為成佛之初階。

九二、我們的才能，智慧，志向，都要向菩提世界發展，不可在娑婆世界努力。

九三、慈悲的服務，生命才算完滿。

九四、命運由人自己決定，苦厄亦自己所造，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因果律使然，無人能轉變。

九五、經驗使人趨向更高的境界。

九六、無限的欲望，無法在今生實現。

九七、今世之苦痛，乃前世作業之結果。

九八、我們自己是命運的主宰者，應當自思，我有佛性，我可成佛。

九八、禪修證覺

秘鑰。

一〇〇、禪修生活需要真純，智勇與苦練。

一〇一、到禪修功深之時，意識作用消逝，知、情、意、幻想、亦斷。

一〇二、通常之人不能禪修靜坐者，實因其心粗，心機所致。

一〇三、禪修可使我人獲得永恒的生命。

一〇四、經禪定而使我人的生活趨於堅定、純潔、平和之境。

一〇五、生命知促，人生無常，應即刻覺悟，努力禪修。

一〇六、禪定功成，進入非睡之睡眠境界——三昧，到此之時，人生之神秘顯現矣。

一〇七、到三昧之境，有限之生命存在，而轉為無限，而獲得豐富之精神生活。

第四章 娑婆世界的人生

(一) 人世間的苦惱

一〇八、人世間充滿苦痛，憂悲，惱恨，以及生老病死之襲擊，無法躲避。

一〇九、這人世間的生活，好像露水滴於荷葉上，稍動即滴下，有何快樂可言？

一一〇、人生在世，有如朝露，轉瞬即逝。

一一一、妄想，謬見，皆從無知而來，為人世間一切萬惡之主因，不易消除。

一二、人生在世，生死不可捉摸，禍福交互而來，我們當努力禪修，為人服務。

一三、實際言之，娑婆世界乃我人進入天堂之大門。

一四、這個感觀世界的生活，是一種真與妄混合的生活，時刻所表露之事物，皆趨於真如之體。

一五、生命如浮漚，逐漸被時間所消滅，求取菩提，以證永生。

一六、倘若我人習自骨現，或在靜定時，觀衆生之苦惱齊來，則我人之心，必泰然自若。

一七、去無知，即可消滅人間的苦惱。

一八、養成喜好精神生活，而輕物欲生活，這便是跳出生死苦海之門徑。

一九、如你厭惡生命，則不妨內觀，靜定，自能獨得安心之處。

二〇、不可厭惡生命，應厭惡人世間之無謂擾攘與煩惱。

二一、養成泰然自若，一股平旦之氣；研究佛陀真理；擴充仁愛真純之性，則一切苦惱自然消除。

(二) 解除貪欲的桎梏

一、二、人世間的物質享樂生活，並非人生真正目的。

一、三、此種物質享樂生活，決不能使人心地平和，聖靈純潔。

一、四、現代的生活，並非一種淨潔的真純生活，是一種亂心複雜的生活，使人心靈趨於毀滅。

一、五、現代的人，不但無真純簡潔的生活，更因欲望增加，貪、瞋、痴三毒亦增加。

一、六、簡單生活，高尚思想，乃真正的人生，乃神聖的人生。

一、七、我們的生活要節制，要約束，以便準備來日出離之目的。

一、八、出離要有破斧沉舟的決心，方可實現其事始則困厄，終則享受一切。

（三）拋棄情識的生活

一、九、享樂舒適的情識生活，如人騎在馬上，永無安頓之時。

一、一〇、情識的生活，使心靈受桎梏，人生的真正目的消失。

一、一一、情識的享受生涯，初則甜蜜，終則苦楚；若人不能拋棄情識生活，可謂虛度人生。

一、一二、人生是苦楚的，但情識的作為是靠不住的，我們要跳過情識，才可證覺菩提。

一、一三、愛樂欲享受的情識，並非你的朋友。

一、一四、情識的生活，驅人入於地獄；禪修的生活，使人進入天堂。

一、一五、人生在世，旨在尋求永恒快樂，拋棄苦惱。當其在人世不能獲得快樂時，自然會轉向精神世界而求取。

一、一六、當我人的個體靈魂與宇宙的神聖真我合一時，則一切苦痛消滅矣。

第五章 倫理的人生

（一）道德生活的重要

一、一七、最高的精神生活，基於道德的生活而來。若無高尚道德，則證覺實非易事。

一、一八、禪修的精華，乃養成高尚道德，實踐高尚道德。

一、一九、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乃一切宗教的相同之點。

一、四〇、唯有真純的生活，才能開始修持。

一、四一、道德生活的最後目的，乃消除無知。

一、四二、平和的心情，乃道德生活的結果。

一、四三、應切實注意自己的所思，自己的所說與自己的行動。

（三）進德去惡

一、四四、德行與作惡乃人生兩大主題。德行應修養，諸惡不可作。

一、四五、人生在世如無德行，猶若沙漠中無青草。

神之死

淋 林

一位隱士，有一天走路經過一片森林，偶然間看見了一個大洞，幾乎看不見。因為他疲倦，便走進去休息一下。他發現有一點什麼東西在發亮，一看原來是一堆黃金，由於發見閃亮的黃金，他即走進，快速的穿過這森林。隨後又遇見三個強盜，他們正在守候有些客人經過。他們三個人，雖然住在這森林內，從未發現過那隱士所走避的那堆黃金。這些強盜們看見這隱士跑得快，後面並沒有人追趕，於是突然感覺到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懼，他們試着向前走出來查個究竟。

隱士雖被詢問，腳步且不放慢，一面跑一面說：「我在逃死，死在緊緊追着我。」

強盜們看他不見有任何人，便喊道：「告訴我們在那裏，或是立刻帶我們到那地方去。」

隱士說：「那麼跟我來。」於是便向那個洞走過去。他向他們指那致命的地點。他勸他們不要去，最好是他像他一樣的離開它。可是他們決意要知道那使得他如此驚訝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只是命令他引路前去。隱士怕有生命的危險，只好立刻服從。他給他們看了那堆黃金。他說：「這就是追趕我逃走的死。」強盜們攫取這藏金，開始大為歡喜。

他們隨後就准許這好人繼續走他的路，他去後，他們取笑他的古怪的行徑。三個強盜，守着他們獲得的金子，開始考慮如何去使用。其中一個人說：「既然上天給我們這樣子的好運氣，我們應該不要離開這地方一瞬間，除非把全部的黃金帶走。」

「不」另外一個人回答說：「我覺得我們最好不要這樣做，我們三人中之一，先拿一小部份的金子，到城市去買一點酒肉，和他認為我們所缺乏的其他的東西。」另外二人同意了。

被選到城市買食物的一個人對自己說：「我一到城市就大吃大喝一頓最好的東西。然後買我要的東西。以後我就在給他們帶的食物裡放進一點毒藥，準可把他們的生命解決掉。這樣我便成為全部黃金的獨占者，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他這樣打算，就真的去做。

他把下毒藥的食物，帶給他的伴侶，在那一方面的兩人當他走開的時候，已經決定在他回來時，把他處死：「我們等他一回來就突擊」。他們同意的說：「然後吃他所帶回來的食物，再分一筆錢，每人的一份比以前的總要多得多。」

進城市去的強盜現在帶着買來的食物回來，這時候另外兩個便立刻用他們的槍戳穿了他的身體。他們倆開始享用他們預備的食物。吃得盡興之後，兩人都倒地而死。就這樣，三個人一齊成為黃金殘忍的犧牲品了。

一、四六、完美、真純、與無害的人生，乃世上最可貴的人生。

一、四七、衆生與我同體，我們要護生，不可殺生。

一、四八、真純的生活與思想，可遠離惡業獲得智慧。

一、四九、自我節制，乃禪修之要義。無畏的精神，乃道德生活之骨幹。

一、五〇、慈心遍攝，永住極樂。

一、五一、研究、分析、養成高尚道德，而獲得理想的人生。（全文未完）

關於中國大乘佛法外文翻譯出版問題的討論

詹勵吾
周宣德等



宣德居士：

今年三月八日忽獲一束

，並附贈獎學金及虛雲和尚
獎學基金，諒荷收到。自中
佛會國際文教獎學基金董事
會獎勵大專學生研究佛法並

頒發獎學金以來，使一般大專學生知道佛法是有精
深的內容，不但直接有益於自身，間接實有益於國
家和社會，觀各大專學生所作研究報告論文，多能
發揮佛法精義，如果今日還有一些偏激無知，詆毀
佛法為迷信的學者，倘然良知未泯，必要生大愧悔
！因為今日大專學生對佛法多已有了真正的了解，
他們這些胡說已根本不發生作用了。

現在我為了關於中國大乘佛法外文翻譯出版的問題，想向貴會作一個建議。就是現在大家都盛倡中西文化交流，即如最近的中美學術合作會議，決定六項文化交流辦法，其中一項，是大規模翻譯兩國名著，我想中國大乘佛法，其中名著就不知有多少，雖然佛法傳自印度，然經中國歷代各宗派大師之思考和發明。多數內容，可說是變為中國的東西了。即如禪宗一流，如來禪之外，發揚為祖師禪，真可說是天馬行空，獨往獨來，會之者不論賤子王侯，人人心中都自有個宇宙。尤其在現代唯物邪說盛行，衆生顛倒恐怖苦厄之時，只有即心即佛，和立地成佛的思想，可獲大解大脫，因衆生在一念返照，全除却世間貪愛之業識流轉，而直歸於涅槃自在的真性，灑灑脫脫，巍巍堂堂，其妙用都是留給當人的自證。此種學理傳播西方，日後必將大加發揚，因為西方人研究學問，向外者已得其機要，所以物質科學能突飛猛進。但向內者過去除一部份

人將之全部交給上帝外，一部份人則當作與向外學問一樣，尋覓一個對象來研究，故弄玄虛，總弄不出業績範圍。爲了此一契機，中國大乘佛法，實應組織一個外文翻譯出版的機構，來做傳播西方的工作。

這個機構我想由貴會來領導組織，最爲適宜，其組織及業務略如下述：

- ①名稱：中國大乘佛法外文翻譯出版委員會。
- ②會員：徵聘熱心贊助此一工作者爲會員。
- ③委員：選聘精通佛法並本國文字及精通別一國文字者爲委員。
- ④擬定翻譯出版計劃：
- ⑤獎勵大專學生中國大乘佛法之譯著。

(甲) 徵求中國大乘佛法之譯著。

(乙) 徵求中國大乘佛法之譯著。

(丙) 審查譯著。

(丁) 幫助譯著之出版。

⑥本會應經常與全世界佛教文化機構連繫與合作。

⑦本會應經常與全世界大學漢文系聯繫與合作。

以上幾點，不過是我個人粗淺的意見，隨便寫出，給貴會作個初步的參考而已。

我國現在做佛法外文譯著工作的人，據我所知：在美國有張澄基先生，在香港有陸寬居士，在印度有周祥光博士。陸居士是虛雲老人皈依弟子，精通英文法文，經常有著作在歐美各佛教刊物上發表，近著禪學第一集已由倫敦 Rider & Company 出版，內容有虛雲老人之法語，如學禪之先決條件，學禪之訓練，兩週「禪七」演講，法師到曹溪等等

。和禪宗船子、香嚴、金華、石堂、無著、傳大士六大禪師的故事，及憨禪師金剛經和心經的註解。該書印刷精美，定價每本美元五元五角，我已買了十冊，分贈臺灣各大學圖書館及佛教文化機構，以引發大專學生及有心弘法西方者從事譯著的興趣。陸居士的禪宗第二集，內容有佛祖四十傳燈偈，及禪宗五家語錄註解，慈山大師年譜疏等，即將由紐約 Charles E. Tuttle & Co 出版。陸居士發願專譯佛法經典論著，是自他六十歲開始，現在已兩年多了，關於他的譯著的出版，是頗經過一點曲折的。他去年十二月六日曾有一信給我說：「弟最初目的，欲將經典及祖師語錄，譯成英文，分寄歐美各處，以資流通，但試辦兩年後，紐約方面，即發生麻煩，緣該處某寺院內有某國禪師的寡妻，接到弟所寄之船子禪師英文稿子時，即向各人說：陸某不識禪，我還比他做得好一點，後來果然將弟的稿子略加改動，想用自己的名字，登於該院月刊，因該院董事極力反對作罷。就將這篇稿子刊於 Chicago Review。因此該院之會員來信，勸弟以後切勿亂寄稿子與人，最好辦法，將稿子託出版家代印並流通。因此，就將各譯本之版權讓與倫敦及紐約兩大出版商了。」最近陸居士又來信和我說起：他發現從前許多西文翻譯的經論，多與原義不符，又有許多投機者將某部佛經之小部份，譯成英文，即當爲全部佛經。這些投機者只知爲名爲利，不顧因果！所以他現在計劃，每年能譯出經論兩三種，希望十年內，可達到二十至三十種云云。我自讀到陸居士的信，一方面是敬佩他的大心大行，一方面覺得要想將整個中國大乘佛法傳播西方，除了熱心的人士個人

各自努力外，最好是有個規模較大的組織，這個組織不但要能鼓勵中國青年做外文譯著工作，而且要培養西方青年來做求法翻譯工作，自貴會頒發佛教國際文藝獎金以來，佛法義趣，已為中國新青年所接受。如蒙大最近且已組織慈光學社，加深研究佛法，執事已在該社首次作佛學專題講演，而美國普林斯敦大學哲學系學生，白培德君竟自動來臺灣參究佛學，而李豪偉博士以美國人而做現在菩提樹雜誌名譽顧問兼英文編輯，凡此種種因緣，都是象徵中國大乘佛法將可積極傳播西方，只等一個有力的組織起而領導之，溝通之，將來必有一個為我們意想所不到的收穫。是可以斷言的。

最近蔡念生居士曾兩次來信鼓勵我在外國辦一英文佛教定期，或不定期刊物，我因為身居加拿大，孤掌難鳴，難以辦到。現居華府的顧朝群先生，近年來努力於溝通中西文化工作，常著文在香港人生雜誌發表，他給我的信上說：他所發表之文字，大多係借西方學問家之筆，以指出「科學」效用的限度。至人之智慧及生死問題之解答，則有賴於哲學及宗教。他很感慨於西方學者近百年來與印度及日本學者合作，將佛經經論，自梵文巴利文與西藏文翻為英法德文字，大小乘各藏，幾已全部翻譯，而我國學人則反相形見絀！我想這個原因，前五十年是因清代國勢衰弱，救亡不暇！後五十年，是因五四運動學者，欲毀盡線裝書，心目中只有一面倒地賣身投奔西方文化，現在這種種迷途未返！相形見絀，理有固然。不過我們現在站在佛徒立場，則不能不急起直追了！不久以前，聖嚴法師也來信和我討論到這個問題，他嚮往於過去中國接受佛法後譯經場面的偉大，和人材之盛，希望中國佛教界在不遠的將來，也能培植出一批大德大識，大根大器的人材來擔當此一翻譯中國大乘佛法傳播西方大業。我誠懇希望這一個培植人材的責任，由會貴

來一肩負之！而所培植的人材，且希望不要只限於中國人，連外國佛教忠實的青年信徒，也要包括在內，因為西方的法顯、玄奘、義淨、是要外國人自己來做的啊！

此信居士看了，如覺得淺陋之見，有交佛刊發表的必要，就請發表之，以冀大家對此一問題，熱烈商討而得到更好的結論。匆匆奉達，敬祝法喜！

學人 詹勵吾拜上
七月廿六日於加拿大

勵吾居士：

奉七月廿六日 手書——討論「關於中國大乘佛法外文翻譯問題」，迴環虔誦，具見 慧光普照大轉法輪之宏願，中心感佩，莫可言宣！ 尊示「組織中國大乘佛法外文翻譯出版委員會」以加速中西文化之交流，而收弘法濟世之實效，此不獨僕個人所深企而未能明言之理想，抑亦為目前我國諸大德所共矢贊同之勝舉！

願大乘佛法本以利他為出發點；雖自求解脫，決不能不兼及他人，故爾後佛教之盛衰，端賴其崇高哲理能否弘揚並普及於西方歐美各國以為斷，蓋當前東半球大部地區已為極端唯物主義思想所控制，殊不能獲得宗教信仰之自由，獨西半球多數國家雖盛倡自然科學主義，然在思想信仰自由的前提下，部份學者已漸覺而轉向於追求宇宙生命之最高原理——心性之學，期以調節物質文明而趨入身心安樂——涅槃之妙境，此殆現代西哲所倡言「光明自東方來」之由來，亦我國有識之士所熟稔者。

惟尚有一般淺識者流，僅從寄望個人希望於欲界福樂之尋求而無視東方佛教之存在；或已略知東方佛教之價值，然尚不知中國大乘佛法之殊勝處，吾人本於悲願，為提高世界文化旨趣，期達於越時

空而不離時空之「甚深微妙法」，由弘揚而實踐「我法二空」及「濟度眾生」之極則，此又吾人確信為當務之急而應即知即行者。

基上因素，故吾人必須將此人世間殊勝微妙之中國大乘佛法，傳播於西方，始克盡歷代聖哲相承而賦予吾人之重責。此來示中所三致意，亦當為祖國學人，所同讚美而願集中群力以赴者也。

現中國佛教會國際文教獎學基金董事會亦正循此方向而工作，惟就青年接受大乘佛法一教以來之情況觀之，雖已初奠基礎，但所發見之困難，厥為佛法經籍，浩如煙海，且多義蘊深邃，頗難為初機學者所能澈究，而印經處及坊間則甚少由淺入深，而具有系統性之讀物，以適應其需求，衡此情形，倘欲大乘佛法在國內知識界中先植根基；同時如來書指示欲憑此根基以生芽茁壯，揚其光輝於西土，似宜擬具一雙管齊下之方策。一方面約請專家就各宗派所根據之主要經論，以及近代諸大師著述——如虛雲和尚法語，太虛印光大師撰著之論文中擷取若干精華部份，綜合編印單行本並作一「三年供書計劃」，分期出版，責以三年，完成一套「青年佛學叢書」，其選輯原則，務求辭淺義明，尤着重於完整系統性之介紹，俾使一般青年學生得以切實研習，而無憚於辭義艱深之苦，藉收更大弘化之效；另一方面，則進一步依照尊示所提籌組西文翻譯出版委員會，於每年編印上述漢文叢書時，即禮聘通達外文之作家分別譯成西文（如人材不成問題，分譯為英、法及德文自更理想），則每年陸續出書，四年之後亦可成為一套西文佛學叢書。如此，聖教之光灑漫於西方各民主國家之社會基層與廣大群眾，庶幾降伏群魔而發展成為世界文化之張本，豈不猗歟盛哉！

上列所述，實為一適時改進弘化事業程序之方案，而以 居士之偉大計劃為歸趨者，諒能獲得佛

學權威如周祥光、陸寬昱、張澄基、顧翊群與此間李豪偉、李恒鉞等諸先進之贊可，群起各抒高見，研討編譯內容及其細目，逐步實施，至此等組織章程，僕意不難擬訂，究其困難所在，乃因此間佛教信眾之用款支出，向甚分散。因發心者信向不同，頗難強其專就遠大方面出錢出力，以成偉業。按諸過去經驗，對獎學基金之資助，仍多屬海內外旬議份子，而一般志求福報之教友，輒少參加。茲就編印青年學生用書一事而論，年需印費新臺幣伍萬元（約合美元一千二百）。現已發動捐募，尚賴國內外諸董事等合力進行。倘或如尊示對翻譯該書籍成為西文之舉，亦同時策進，自須增籌譯印各費。若在國內羅致譯者可能稿費較廉，如按每千字百元計，年譯一百萬字，則需費約十萬元；倘出版家能為先印不受補助，則三年間共需墊款三十萬（合美元約七千），在目前行此計劃，雖費用過鉅，但來日觀成，功德則不可思議；且方諸他教每年滙臺補助教育費用，為數百不一，相形之下，實渺乎其小！今既蒙居士發大願，為此事向世界善知識呼籲，號召，則有警斯應，行見法雨紛飛，橫流可遏，佛光普照，慧命永綿，區區敢不盡力追隨，竭其涓滴。僕自愧德能未足，早欲閉戶自修；祇因大專青年學佛虔誠，急待培育以發揮其潛力，故於公忙之餘，樂於策勵此項獎進工作。前會奉大函，承寄來虛老獎金基金，至感鼎助青年學佛之深意，即擬自下學年起在香港擇一著名學院設置此項獎學金一或二名，期使虛老德澤永留於僑生心中，諒荷居士贊同。至本會會務近況已另備董事手冊航奉，藉作年度報告，茲不復贅。謹覆，敬頌法樂！

僕周宣德和南 八月廿五日

※ ※ ※

勸吾長者有道：五月廿日教示欣慰。

尊謂「欲提倡東方文化，儒佛必需合作，儒無佛則不足以應高級學者之需要，佛無儒則不能廣化眾生。」嚴對此見深為同感。試看自宋明以來，佛門宗師，無不有其深湛的儒學基礎，正如釋尊之當時，身處諸家外派哲學及宗教環境中，若不是知彼知己，諸外道豈則不會接受佛的感化。同樣的，儒家諸賢，如王、陸、程、朱、之輩之能為儒學創出新生氣者，又無不是取集於佛教的義理。所以儒佛之在東方，互助則相長，敵對則兩傷。不過凡我中國的佛教學者，絕不致於站在佛教的立場非難儒學，唯部份儒者則仍不能擺脫其門戶之見，往往以其儒家之善而來非難佛家之善，並以佛家之善為非究竟善。這一點，實為我人急切努力規正的一大要務。實際上佛教之善涵蓋了儒家之善，所以容而不拒，儒家之善，不足以與佛教之善之相匹相將，所以無法接受而要排斥。尊謂：「關於佛經翻譯問題，近來感想甚多，將來擬另作一文，大家討論。」這實是值得討論的一大問題。在尊作「贈藏因緣及藏經沿革」中說「佛法由印度傳入中國，最得力是鳩摩羅什法師，實又難陀法師，法顯玄奘義淨三法師，這五位大師共譯了華文經典百分之七十。」而中國之有佛教文化的滋長發達，又多靠經典的翻譯，佛教來中國沒有政治背景，沒有經濟為後盾，所有的資本就是經典，經典的翻譯又是得力於幾位中外的大師。所以希望今日的東方或西方，也能出現幾位佛教的大師。以期將全部的法寶譯譯成為西方語文，俾使佛教在這世界上再來一次空前的新生。但我們看，從羅什東來譯經開始。（約西元四〇一

—四〇九—，經法顯歸國（四一六）再經玄奘東返（六四五），而到實叉難陀（六九四——七〇〇），而到義淨譯經完畢（七一）其間經過的時間共有三百多年。如從最早的安世高譯經開始（一四七——一七〇）而到最後的譯經者般若為止（七九六）經過的時間已有六百多年的功績了。（譯事雖到元代至元年間尚有，然為補苴之功，並不足道）況在當時如什公獎師等的譯場經費，均由政府負擔，所以主譯者僅一位，而助譯者往往有數十百人之多，其譯經場面及規模之偉大，在今天，我們要在一段時間實是無法追得上的。除非有人起而組織譯經出版公司，譯印各種世界性的語文如英文、西文、法文、德文、俄文等的佛典向全世界流通。或者大富長者之鉅額捐助成立一個譯經機構。否則的話，即使翻譯，也將少得可憐。尤其還有譯經人才的問題，如果希望將全部或大部漢文佛典，譯成其他語文，譯者的條件，首先要精通漢文，要融貫佛理，然後才是其他語文的素養，（至少主譯者應該如此）假使真的需要如此，那末當前的環境之中，我們還無法找出理想的人選。因為在中國佛教界對於人才之培植殊不理想，在現下的善知識中，精湛於佛理者固不乏人，但要兼精外文的却太少了，同時此等譯經大業，也要大德大識大根大器的人，才能承擔得起。愚若聖嚴，雖有此一希望，何奈自量已非其器，年進「而立」，再學外文，似已不及。但望後來，有能植才樹人者起，有能肩荷譯經大業者出。末知長者之見如何？用此拋磚，期以引玉，若文稿成，賜交本刊發表，則無限榮幸。尚覆 並祝教安

弟聖嚴作禮 六月七日

慈氏宗

概論

佛鄰居士

一、開宗緣起

本宗依佛說彌勒上生經、下生經而立；在兜率天宮，以彌勒爲天主；在當來人間，以彌勒爲教主。彌勒爲舊稱，以其得「慈心三昧」，新稱爲梅怛麗耶，譯曰慈。是爲其姓，故稱慈氏；敬之稱慈氏尊。本宗因此稱慈氏宗，或簡稱慈宗。

彌勒爲初祖，無著師師地論爲二祖，世親著唯識論爲三祖，護法昌黎論爲四祖，戒賢弘揚論爲五祖。晉道安大師倡生兜率爲六祖，吉藏大師彌勒遊意爲七祖。唐玄奘三藏傳彌勒宗爲八祖，窺基大師註唯識論爲九祖，新羅元曉撰宗要爲十祖，新羅懷輿作述讀爲十一祖，太虛大師倡人間佛教爲第十二祖。

二、所依經典

本宗所依經典，爲三經一論。三經，即：一、佛說彌勒上生經，二、彌勒下生經（一說彌勒三部，有大成佛經，但，以其與下生經大同小異，不取；一說彌勒六部經，但，亦只是上生經下生經之異譯，未取）三、彌勒所問本願經。（大寶積經之第四十二會）一論，即瑜伽師地論。

另有首楞嚴三昧經，及慈氏陀羅尼，慈氏誓願陀羅尼，爲本宗行法之要籍。至其儀軌，亦另有慈氏軌二卷。

此外，法相唯識宗所依之六經十一論，亦爲本宗學人，應修之經典。

三、彌勒三尊

彌勒佛，左爲法花林菩薩，右爲大妙相菩薩。分掌悲智，亦福慧之雙修。

彌勒佛，傳說：其生日爲正月初一；二月十五日入滅。彌勒佛，稱慈尊、慈氏尊、成大慈尊、大慈尊。因此，其弟子號慈子（見長阿含經）。

兜率天宮以彌勒佛爲天主，二脇士外，另有五大神，第一大神，名寶幢，主管音樂；第二大神，名華德，主管華蓋；第三大神，名香音，散旃檀香；第四大神，名喜樂，顯說善法；第五大神，名正音聲，流出衆水，一一水上有五百億華，一一華上有二十五玉女。

彌勒佛說法處，稱善法堂。

四、兜率淨土

欲界六天中，第四天稱兜率天，音譯爲知足天。有內外二院，內院爲補處菩薩之生處。過去，釋迦牟尼佛，由它處下生；當來，彌勒佛，亦由它處下生。

兜率淨土，又稱「十善報應勝妙福處」有聲、有色、亦有香花玉女。玉女手執樂器，演奏空、苦、無常、無我四波羅密。

兜率淨土，五乘共生。天宮福樂，不是爲自己的受用，而是爲了接引衆生，教化衆生。以便衆生遠離世間名聞利養，斷愛欲，除煩惱，專心修習。留備將來下生人間，建設淨土，度盡衆生。

五、人間佛教

慈氏下生，龍華三會，度盡衆生。那時，人間便是一個淨土，與兜率淨土，同等美善。但此時人間，如果人人修持三歸、五戒、十善、四攝、六度之行，即是今天的人乘正法，人間佛教。

太虛大師倡人間佛教，人生佛學；講人乘正法，菩薩學處。他認爲：具大智慧；上求菩提；有大悲心，下化衆生，便是菩薩。且特重在家的二衆。倘能早行人間佛教，創造人間淨土，提早淨化人間，是可以上感彌勒早生人間的。

六、教理

在教理上，慈氏宗通大小乘。分言之，有：

①三皈依 三歸，即歸依佛法僧的三寶，教以不入邪途。五戒，即：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前四條通名性戒，後一條獨稱遮戒。十善，於四條性戒之外，加不綺語、不兩舌、不惡口，以及不貪、不瞋、不癡成身語意三行。守五戒，取得人的資格；行十善，進入天人的境界。

②四諦四願 見生老病死的「苦諦」，發「衆生無邊誓願度」之願；見煩惱重重的「集諦」，發「煩惱無盡誓願斷」之願；見涅槃真理的「滅諦」，發「佛道無上誓願成」之願；見應修法門的「道諦」，發「法門

無量誓願學」之願。四諦法及其八正道，乃原始佛教的基本教理；與四弘誓願配合，便是發菩提心的大菩薩了。

③六度四攝

六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它包括了戒定慧三學。六度行，就是菩薩道的四攝法。也就是悲智雙運，福慧雙修。進而則是純粹利他的四攝法。

四攝法，就是布施攝、愛語攝、利行攝、同事攝。四攝法，是攝化的手段，而以化導大衆，攝歸佛法爲目的。

五戒十善，完成人的資格；六度四攝，完成菩薩的資格。人或即佛成，菩薩成更是佛成。

④四波羅密

在上生經中，兜率天宮，玉女以音樂演奏空、苦、無常、無我四波羅密。

空，有多種說，小乘之空，但見空，名但空；大乘之空，不但見空，見空亦爲空，名不但空。法相宗本爲有門，外無內有，以破空執。

苦，亦有多種說。八苦說較全，涅槃經云：「八相爲苦，所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陰盛苦。」

無我，凡愚妄於色身假合上固執常之一我，作種種之妄業，佛爲破其妄計，說無我之理。

無常，世間一切之法，生滅遷流，剎那不住，謂之無常。

苦、空、無常、無我，稱有漏果報之四相，又謂之苦諦四行相。大乘義章云：「遍惱名苦；苦法遷流，說爲無常；苦非我所，故名爲空；苦非我體，名爲無我。」

七、修行

在行法的修持上，首先，要發心歸依佛法僧三寶；發四弘誓願。進而守五戒，八戒齋、行十善，再進而行六度四攝。

其修行法門：一爲聞名懺悔，二爲觀想念佛，三爲持名念佛，四爲楞嚴三昧。

聞名懺悔，「晝夜各三，正衣束帶，下膝著地，向於十方說此偈言，我悔一切過，勸助衆道德，歸命體諸佛，合得無上慧」（本願經）。

佛教與耶教

顯淨

我覺得，在人生的旅程中，我們要保有健全而和諧的身心，有理智，有熱情，充滿光明的信賴，不落於空虛的失望；這對於宗教的信仰，應該有所選擇。特別是近代，由於人心的向外追求，內心空虛，缺乏充實的生命，道德越來越墮落，作為醫治人心的宗教，在現代是顯得非常重要了。因此，我現在就宗教的一方面，去比較，去抉擇，期在諸類宗教之中，取其最合乎宇宙人生真理的，作為自己終身的信仰。經過這樣一番精微的探討考察以後，才算是理智的，非盲目的，或情感性的迷妄信仰。

現代世界上的宗教，以教理區別而言，有兩大類：一是自力的宗教，二是他力的宗教。自力論宗教的代表是佛教；他力論宗教的代表是基督教。今姑以此二類宗教，略分三方面，作個簡單的闡述：
一、平等：我們都知道，每一種宗教，多是勸人為善的，而所不同的，則是究竟與不究竟而已。

現在先說佛教的平等觀：大乘佛法有一名言：「一切眾生皆得成佛」。這句話，是極深刻，極偉大的。佛法在理性上言，是「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佛教講六道眾生皆有佛性。無論如何，也終於會有修學佛法的能力，達到成佛的目的，所以佛教極其平等，關於佛教的平等義，可以三點來說。
一、出家與在家：佛教徒給他以最簡單的劃分有兩大類：即在家佛教徒與出家佛教徒。約大乘平等義說，學佛，成佛及弘揚佛法言，在家與出家二眾，是平等平等的。

二、男子與女人：現在人都說，男女是平等的，殊不知佛教原就主張男女平等的。以小乘佛法說，比丘得證羅漢果，比丘尼也得證羅漢果。以大乘法說，男女更是平等，而且都應荷担如來家業——住持正法的。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圓寂後，佛就她

的舍利對大眾說：要說大丈夫，她就是大丈夫了，因為大丈夫所能做的，她都做到了，可見能依佛法去修去證，不論是男是女，都是大丈夫——平等的。
三、老年與少年：在佛法中的比丘或沙彌，如果於現世中，現證法性，而得解脫的，都一樣是上座，法經句有說：「若人生百歲，不解生滅法，不如生一日，而得證解之」。佛世有老年八九十歲的外道，還要皈依佛陀哩！

說到這裡，我們就知道佛教是極民主，極平等的。而耶教雖也力唱平等，但是否確實，我們在此可以給他合理的衡定一下。

耶教在某種教義上，總是難以使人接受。如信者永生，不信者永火。不以人類的行為為尺度，而以信我不信我為標準。這種「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教義，未免稍嫌專制，並且顯示着極度的排他性，除我以外，一切都應毀滅。階級愛的底裡，顯露出殘酷的仇恨。梁任公著的「飲冰室文集」一書中說：「吾以為教之言末日，猶未脫埃及時代野蠻宗教之迷見者也」。時賢唐君毅先生也說：「基督教謂一切異教徒，在末日審判時，皆入地獄。則基督教對一切人之心，便不能真正平等」（請參閱唐教授著「人文精神之重建」一書）。若如是，比之佛教，認為只要能夠圓滿修行，人人都能成就無上正覺，這與耶教之信教則生天堂，否則即不得永生之說要高尚得多。而且佛教認為眾生皆有佛性，眾生皆可成佛，這種平等觀，足以提高人類的人格尊嚴。不像他教，崇奉一個萬能的主，認為人的生命和萬物都是神造的，人死了雖能永生（？）天堂，還得做上帝的兒女，兩相比較，佛教的教理，比要耶教合理平等得多。
耶教謂人永遠做上帝的兒女，不能與上帝平等；這種比專制政權的帝王更厲害。須知專制的帝王在某種情況下，倒台以後，有佔一優勢的某黨人

觀想念佛，繫念思維，念咒率天，持佛禁戒，思維十善，以此功德迴向，願生彌勒佛前。稱名念佛，可種善根，而為上生的因緣。照佛教一般的行法，應稱：「南無彌勒如來佛」。楞嚴三昧，全名為首楞嚴三昧。首楞嚴者，三昧之名，萬行之總稱。三昧譯言定。楞嚴三昧，是禪定，觀想念佛，是禪觀，攝上中根；稱名念佛，聞合懺悔，攝中下根，以此，慈氏宗，亦可說：三根皆被了。本宗雖也以善根力，願力而上生，但重要的，還是眾生的業力業因、業惑。

八、總法

慈氏宗，亦主淨土說。淨通各宗，是佛法的精義，也是佛法的核心。所以，千經並闡，萬論均宣。大乘不單求身心清淨，還要求利土清淨。約偏勝說，福德能感成世界清淨，智慧能到身心清淨。所以學大乘法，要從兩方面同時學，即修福德與智慧。
兜率淨土，為五乘共土，通於大小乘；但此天國的淨土，不是永生處；也不是究竟位，將來都要下生人間的。
人間淨土，也是五乘共土，且有輪王治世。因此可以說：慈尊的淨土思想，是：天國的兜率淨土，是過渡的，修學的道場；未來的人間淨土，是究竟的，成佛的道場。如果只注意：上生兜率淨土，而忽略了人間淨土的創造，也是錯誤的，因為：誤以手段為目的之故。
似此，慈氏宗，不僅為人類開一上生天國之路，且為人類展示了人間淨土的思想。三根皆被，五乘共入，攝機多麼廣大啊！如說「度盡眾生」，這是大話。

九、句義

最後，就上述義理，綜為十句義，以利記誦。一句彌勒，二說空苦，三味作觀，四弘誓願，五戒三歸，六度四攝，七說無常，八關齋戒，九說無我，十善法行。
（註）此係試論之初稿，歡迎研究批評與指教；並盼慈宗同道，共勉成之。

二五〇二年三月、月圓之夜。

物，仍然可以起來執政，取得領導地位，開拓一新政局，實現政治的根本變革。所以某甲可以執政當權，乙者在某種程度條件下，也一樣可以稱帝，尤其是現在的民主時代，人人可以做國民、省民、縣民；而人人也可以有做省長、縣長的希望。試問基督徒，他到達「道德高深」時，是否有被選為上帝的被選權？這，顯然不可能，所以比起佛教的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的民主精神的平等觀，基督教之言平等，是不如佛教的。

現在是民主時代，而我們所急切的需要的宗教，就是最民主的佛教，這才正是當今人類所日夜渴求的，由此看來，領導着民主時代向前邁進的佛教，其責任之重，實莫過於此時了。

二、慈悲：慈悲，是佛陀的特殊功德。他以深廣的慈悲心，救護一切眾生，所以他雖然離開了人間二千多年，但是佛陀還是時刻活躍在我們的心裡。

慈悲是給與眾生的快樂，悲是拔除眾生的痛苦。慈悲雖則有深淺，但拔苦與樂的原則是一樣。佛教的慈悲，與孔子的仁愛，基督教的博愛，是有很大的差別的。

佛陀出生在人間，帶給了我們的溫暖，當時，佛陀看到印度社會的四姓不平等階級（不平等，是最痛苦的），因而，激起了他的慈悲心，成道以後，就致力於消滅不平等的四姓階級，這，猶如林肯先生的解放黑奴一般的賢明，也與國父的全力於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英明，是一樣的。首先，我們要知道，佛的慈悲，是不受階級的限制。有一次，佛到僧伽的住處去看，見一出家病人，衣服臥處沾滿了糞屎，佛問他說：「你的同參道友呢？」「跑了！」他痛悔的又說：「過去人有病時，我沒有照顧人，故今日我有病，也無人照顧我」。佛慈悲的安慰他說：「你不要難過，我會照顧你的」。於是佛把他的糞屎洗淨，給他湯藥。別人雖然遺棄了他，可是佛陀對他一樣的關懷，護念。又如經中記載周利槃陀伽的故事說，有一次，周利槃陀伽因為極笨，

被他的哥哥趕出山門，不給他同住一處，而立在山門外哭泣，佛陀走近他的身邊，非常憐愍的問他說：「周利槃陀伽！你為什麼哭呢？」「我哥哥說我太笨，不能修學佛法，從此再不要我出家了！」他說完這幾句話，哭得更厲害了。佛對他說：「佛法是我的，你不要怕，跟我來學」。哥哥雖然冷酷地遺棄了弟弟，但佛仍親切的把他帶回來，留在身邊，耐心的教他學習佛法，佛陀這種不捨一切眾生的偉大精神，只有佛的廣大慈悲才能做到，所以，佛的慈悲，才是人間的真正溫暖。

大慈悲心，為佛法的根本。眾生迷妄，非大慈悲無以度之，佛法的慈悲心，乃悟得不生不滅之本覺妙心，如是則自己與萬物溶融一性，四相俱無，我法皆空，非如世間由於我愛，所謂社會國家，大至人類，皆依我愛之關係而生。依我則有實得而形對，所以有時與我不相合者，則厭恨之心隨之而起。如耶教修言博愛，而與回教不相容，故戰爭數百年殺人無數。依其教義固無不愛之言，然而戰爭殺人斷難名愛，不是他的言行相違，實在是其所言之愛以我為出發點之故。佛法慈悲：要在人我之相徹底俱無，因此自他之見不起，依平等智發同體悲，自利利他無二無別，這是佛法大慈悲義。

耶教的博愛對象，僅人而已，而人類之中，又須信仰其教，方能蒙救，此愛之範圍，不能稱為廣博。故唐君毅先生說：「基督教謂萬物皆為人而造，只人能蒙恩救，但佛教以一切有情皆能成佛，則表現一更廣大之慈悲心腸」。又「基督教謂人在末日審判後，入地獄即永受無盡之苦，永不能自己懺悔，故上帝之仁愛，不如入地獄救眾生之佛之慈悲矣！」

佛教之空觀哲學，深廣微妙。破除我法二執，自他對不起，故其慈悲乃能甚深廣大，無量而非有限！若夫以宗教學言，則橫盡虛空豎盡來現，取一切眾生而度盡之者，佛其至矣！佛其至矣！（梁任公語）。由此我們可知，佛之度生無盡，乃因慈

悲無盡故。

三、事業：佛陀尊者嘗言：「有一眾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泥洹」。所以佛教是以普度一切眾生為其一大事業。救護眾生，是神聖的，崇高的事業。佛家勘破自我不從自我的立場，去救護眾生。看了釋尊成佛以後的進化人間，苦口婆心去教化眾生的事實，我們就明白：佛陀的救度眾生，是積極的，是悲心的。否則我們將不會知道有佛教，世上也不會有佛教的存在。

佛徒們是以「弘法為家務，利生為事業」。而他的度生則是無條件的。如金剛經云：「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而實無一眾生得滅度者」。這種不居功的心量，只有修學無相法門才能做到。何以故？若執實有眾生可度者，「則非菩薩」。菩薩，乃至成佛，恒以度眾生為一樂事，為究竟目的。這與國父之「人生以服務為目的」的偉大觀念不謀而合。梁任公曰：「佛教之最大綱領，曰『悲智雙修』」。自初發心以迄成佛，恒以轉迷成悟為一大事業。佛教之學理，高深浩瀚，佛教之行爲，慈悲感人，有學有行，解行相資，由行而趣證，此為佛教之最高價值。就修證果德言，基督教以生天為止境；而生天在佛教言，好是好，但是福報享盡時，就要墮落，仍然會流轉生死，未能脫離三界苦迫。且真理與自由，是天國所沒有的，有的只是物欲與定樂，諸天是享樂主義者，不能警覺世間的苦難，不能策發向上，所以惟有墮落，不能獲得真理與自由。故佛教認為生天不究竟，並視生天是八難之一（生長壽夭無暇修學佛法）。所以唐君毅先生說：「由修行所證之超世間的果德，基督教不如佛教」。這是事實的評判。再者，就教理，就求人生的淨化言，唐君毅先生在「人文精神之重建」一書中，亦有論及：「佛家之一切法華竟空之教，深矣！遠矣。人欲求胸襟度量之真開闊，不讀佛書難矣。而佛家之教，又非徒求一通常之胸襟度量之開闊。彼將求人生大淨化，煩惱之大解脫，一切我法二執之破除，而成正等正覺，得妙莊嚴之佛果」。

耶教言信者得救，不信者永入地獄；反觀佛教，則說：「地獄不空，誓不成佛」。佛家以度生為己任，故有弟子問佛：「誰當下地獄？」佛言佛當下地獄；不特下地獄，且常住地獄；不惟常住也，且常樂地獄，不惟常樂也，且莊嚴地獄。關於這點，梁任公舉一個實例，說：「彼歐美百年前，猶是一地獄世界。而今日已驟進化。若彼者，皆賴數百數十人君子，住之樂之，而莊嚴之也。知此義者，小之可以救一國，大之可以救世界矣」。以是義故，他更證明「佛教之信仰乃入世而非厭世」。（見「飲冰室文集」一書）。人間佛陀的真精神，那裡是厭世者所見的樣子！

佛經說：「佛子不度生，皆是魔所攝」，不是真正佛子，故其勇猛度生的大無畏精神，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佛家認為沒有一個眾生不能度的。要知道，地獄眾生是最痛苦的，而越痛苦的眾生，才越需要我們去度他，感化他，以拔除他的痛苦。而耶教徒不但不去度他，反而認為一切不信他的，都該打入地獄。這是何等心量？所以就度化眾生來說，佛教是積極廣大而深入的；耶教是消極狹隘和浮淺的！

儘管不信上帝的迷途羔羊們，最後被上帝審判下煉獄永恒的受苦；而佛却相反地，永恒的發願到地獄去救度他們出來。因此，唐君毅先生說：「但成佛，仍將入地獄救眾生，即比耶教徒升天以後，即一去不還，更能成就其在世間之悠久事業」。故佛教之度生事業，比耶教偉大。

佛教自後漢明帝時傳入我國以後，兩千年來，深刻地影響着我國文化，無論在哲學道德方面，文藝學術方面，及國人的生活習慣等，都會經受到潛移默化，而且，由於佛教思想融入了我國文化的血液裡，使我國文化的生命更豐富，更優美，更充滿着人性的光輝。

我國民族文化的最大特色，是注重倫理道德的實踐；而佛教的教義也是注重倫理道德的實踐，這是佛教與我國民族文化最吻合的一點。也是佛教輸

入我國後，能够在社會民間迅速普遍流傳，深入人心的主要因素。

西方科學進步，物質享受已漸臻極致，但精神上却愈感到無限的空虛。而東方文明是充滿了精神內容，豐滿了內在的優美。因之東方文明之所以光輝燦爛，照耀宇寰，就是精神文明的偉大；而西方文明之所以製造戰爭，威脅人類，就是物質文明的癥結。

然而，我們要探究東方文明，何以產生完美的精神文明，這先要了解東方文化，不論中國或印度，均以內在心靈之體悟，與智識為基礎，而力求「天」「地」「人」之一貫大道，與天地人融為一體，因此表現出東方文明的崇高理想。並不像西方文化的偏激、狹窄、浮誇。今日西洋文明的特徵，為知識和觀念的冒險；在在無不炫耀其奇淫怪技，殺人武器，比之入道崇高的東方文化，顯揚人生，創造文化，不知要卑俗多少了。近人諾斯諾圖於其東方與西方之會合一書最後數章，亦曾論及於基督教同教之教義，包涵有不適於促進和平而易於促進戰爭之處。……並謂如與東方宗教比，西方宗教之果實，似為撒旦之產物，而非和平之產物。故唐君毅切的為他呼籲：「西方人真要超化人之非理性成份以獲致人文悠久，與人類和平之智慧，須求之東方古代之印度與中國」。也許有人懷疑，印度古代之精神文明和人文思想之高超，確係事實，而今日之印度文明不已頹喪滅亡了嗎？其實，這種說法，並不盡然。今日之印度，能出甘地，泰戈爾，阿羅頻多等，即證明其文化精神並未衰老。

說到這裡，我們應該要瞭解一點，就是：佛教對其他宗教的態度是怎樣？我覺得先把我的看法講一講，不如先介紹一個世界有名的佛學家的說法。一九五三年美國紐約哲學圖書館刊印一本書，叫做「佛教與禪 Buddhism And Zen」是由 Ruth S. Mcdaniels 和 Nygen Sanzaki 二人編著的。裡面有一段講到佛教對其他宗教的態度。

「佛教沒有毀滅其他宗教的意思。這就是佛教

傳教士與其他宗教傳教士所最不同的地方。其他宗教認為必須先破壞後建設，至少破壞建設也要同時。但佛教是向來不破壞的，只盡其全力在建設方面。在佛教歷史上找不到血腥痕跡。佛教傳教士從不用武力或強迫任何地方來捨掉他們傳統的風俗習慣；佛教也向不強迫任何人採取佛教特有的儀式規矩。世界上一切真善美，佛教都採取來；佛教徒研究其他宗教的理論。佛教傳播是靠佛教生活的默默影響，佛教宏傳全球是靠各國大家的研究，各國學校的介紹，和各國圖書館的影響。」

我覺得佛教偉大的地方在「世間一切微妙善語皆是佛法」。在攝受一切外道，在對任何人都以慈悲濟度的態度。雖然世間很多濁惡，但蒙佛陀之恩，我能以很樂觀積極的態度，抱着最愉快的心情來為眾生福祉而努力，看待一切眾生，包括其他宗教徒在內，都是我親愛的友人，祝福他們平安快樂，早日解脫煩惱成佛！

編後話

本刊這期選用的文章，不但整齊夠水準，即在內容方面，看似各別的單篇，實則可以連貫研讀，並且都是貼緊着人生佛教的問題，作其中肯善誘的發揮和探討。每一位作者，都以他們教人救世的情懷，將其冰清瑩澈的智慧，用深刻雋永的文字，貢獻於本刊的廣大讀者之前。

編者雖加注意校對，錯漏仍所難免，上期「就地正法」一文的「牛吃青草」竟誤為「牛吃青年」，引為趣談，謹向作者致歉。

本刊編者承現居加拿大的詹勵吾老居士，向印度購得周祥光博士英文新作「中國禪宗發展史」，精平裝各十冊見贈。如今除已贈寄部份國際友人之外，尚有部份待贈，因係英文著作，贈送對象，希望是教友們的國際親友，期收向國際宣傳之效。並此謝謝詹老居士的盛情。



護生史料

念生

(一〇四) 宋清溪王氏女，堂有巢燕爲貓噓，三雛餓將斃，女以紅稻飼之，長大飛去，其冬女病死，明春燕復來，飛繞不已。母曰：吾女已死，葬園中矣。汝若覓之，可相隨也。燕隨母至墓，飛鳴哀婉，以喙啄墓皆死。(警心錄) 徐鶴子太史詩曰：三雛失母哺唯依，俠女恩勤幸免餓，如雪梨花春黯淡，年年魂繞故園飛。(物猶如此)

(一〇五) 金安撫使田琢，少從軍塞外，所居有雙燕來巢，土人欲捕之，田曲爲全護。忽一日，飛止坐隅，呢喃不去。田悟曰：來朝秋社，汝當歸，殆話別乎？口占詩贈之曰：幾年塞外歷崎嶇，誰道烏衣亦此飛，朝向蘆汀知有意，暮投茅舍重相依，卿憐我處頻迎語，我憶卿時不掩扉，明日西風悲鼓角，卿應先我我何歸？細書爲蠟丸，繫其足。越八稔，任潯州觀察判官，偶坐舍之含翠堂，忽雙燕至，擊足蠟丸故在。(耳新) 徐鶴子太史詩曰：等是楊花不住身，蠟丸珍重八回春，似曾相識來雙燕，還覓緘詩贈別人。(物猶如此)

(一〇六) 天津人得雌鴻，雄者隨至家，哀鳴翔翔，抵暮始去。次日人早出則鴻已至，飛號從之，既而集其足下，人將並提之。見其伸頸俛仰，吐出黃金半錠。人曰：是將以贖婦也，遂釋雌。兩鴻徘徊，若有悲喜，雙飛而去。(聊齋志異) 徐鶴子太史詩曰：秋胡重見喜開顏，竟贖文姬入漢關，人世黃金如此易，不勞再築望夫山。(物猶如此)

(一〇七) 景州李鏡亭嘗得一雁，雜鷗鷺中，甚馴擾。一日雁群過空中，其牝飛落，乃隨之去。明年復來，啞啞向鷗鷺如道故者，復升堂入戶，周

歷幾徧，見主人出，伸頸鼓翼，嗷嗷長鳴，依戀遲迴之態如不勝，逾刻許乃飛去。(秋坪新語) 徐鶴子太史詩曰：空際聞聲識故夫，不圖意外遇羅敷，相憐雲路分飛後，碧海紅塵兩地孤。(物猶如此)

(一〇八) 山陰陳爾誠於門前拾獲巨龜，置厨內水缸，其祖華字自外暮歸，窺見缸側一龜，意其爲覓偶來也。並取置缸內，則聚首眷戀不相捨，誠感歎，遂携放潭中，自此舉家戒食龜。(警心錄) 徐鶴子太史詩曰：有情眷屬盡堪哀，誰喻蹢躅覓偶來，假使夜闌人未見，不知含淚幾多回。(物猶如此)

(一〇九) 貞元間，王微爲申州牧，多虎暴，老卒丁昂設阱得虎，已亦誤墜井中。衆以轆轤下巨索，令昂自縛引上。虎則蹢躅其索而留之，如此數四。昂與虎約，白太守貸虎命，俾率同類遠去。虎遂不復留。昂出如約，積土坑中，虎躍去，自是群虎屏迹。(警心錄) 徐鶴子太史詩曰：食言罕見信由中，心諾潛消坎窞凶，擒虎不難難縱虎，腥風萬壑轉仁風。(物猶如此)

(一一〇) 天長縣民戴某朝出，妻牧牛於野，犬隨之。俄入草莽不出，妻牽牛尋之。未百步，有虎據而食犬。見人至，棄犬搏人。牛與虎互鬪，虎負牛勝，人遂免難。牧監奏向朝廷，賜一牛代耕，前牛待其自終。(明紀) 徐鶴子太史詩曰：乳虎懷中氣食牛，未聞牛鬪虎低頭，呼聲一動千山應，風簾蕭蕭白日秋。(物猶如此)

(一一一) 農夫于某家小康，一夕外出，劫盜數人，揮巨斧破扉，家唯婦孺弱小，伏枕戰慄。忽所蓄二牛躍入，奮角與盜鬪，盜受傷狼狽而去。蓋

乾隆癸亥，河間大饑，畜牛者不能飼秣，多鬻於屠是二牛至屠者門，哀鳴伏地，不肯前。于見而心惻，解衣質錢贖之，忍凍而歸，牛之牧死固宜。(閱微草堂筆記) 徐鶴子太史詩曰：斧劈重扉婦孺悲，兩牛突至盜紛披，解衣贖命寒侵骨，牢記屠門伏地時。(物猶如此)

(一二二) 康熙元年，吳江平望鎮，有微商見店家縛大欲烹，以銀四錢買放，任其所之。犬隨舟行至僻處，有盜數人沉舟子於河，將殺商。商求全尸，乃倒置大袋內，結口擲水。盜去，犬見後舟來，啼號若訴。入水銜袋，舟人助拽之，解開救蘇，報官捕盜，即向之賣犬人也。(果報聞見錄) 徐鶴子太史詩曰：恨望奔騰趁舢舨，誰留絲喘刺殘軀，豈知船上操刀盜，即是街頭賣狗屠。(物猶如此)

(一二三) 有富家奴微租於佃，佃餓以犬，奴牽至舟上將殺，附舟客弗忍，解囊贖犬。奴窺客金，沽酒強客醉，置大囊中投諸水。犬曳囊於岸，引人解救，囊有主人姓氏，送往投告。奴返，置之法。(聞義)

(一二四) 楊褒，廬江人，旅遊至親知家，欲烹犬餉之，已操刀矣。犬跪前足，淚眼視褒，異而止其殺，且索犬携去。常隨出入，一日醉歸，妻約所私殺獲，犬齧其足，並傷褒妻。褒大呼有賊，鄰里應集，送官鞠實伏法。(集異記) 徐鶴子太史詩曰：怒窺中簿杆奇災，尙憶驚惶跪客哀，捷報不殊梓鼓應，都從刀下戴頭來。(物猶如此)

(一二五) 上黨盧言，見路旁一犬瘋癲將死，憫而收養。一日醉後，適鄰火發，犬上牀向言首啤吠，又銜衣拽之，言驚起，火已熱及屋柱，突烟而出得免。(聖師錄) 徐鶴子太史詩曰：災已燃眉勢莫禁，黑甜鄉裏醉沉沉，喪家骨立何人顧，當日渾無責報心。(物猶如此)

(一二六) 有士人某，性慈，其親串家大生四子，將棄之河，某見而乞歸養之。一日將暮，有大蟒來襲，身如車輪，四大徑奔蟒，扼其首嚙之，蟒死，某無恙。(警心錄) 徐鶴子太史詩曰：身經毒蟒吐腥烟，併力酬恩始快然，溺犬路人憐憐死，自家溺女不知憐。(物猶如此) (待續)

感通行化錄(一)

煮雲



前記

我時常以慚愧的心情來讀高僧們的傳記，每當讀完之後，內心裏必定增加慚愧。

我永遠相信多讀一些大德們的行狀，是可以得到許多啓示；不僅能夠充實自己，又能夠鼓勵自己，所以，我會時常為慚愧所苦惱，却依然願意多讀。四十七年我在居士林閉關之前，就準備好先讀大藏經的史傳部，進到關房裏也真的實現了這個願望，並且選出八百餘位比較神異的高僧，摘錄成筆記，計劃譯成白話文編一部能普及各階層的高僧傳。這個計劃的目的，是不必作什麼解釋的，至於為什麼選擇神異事蹟，這一點倒要表白表白。

首先我得坦白承認是一個不懂治學方法的苦惱僧，沒有那種深入經藏的智慧和，更不敢以「研究」或「考據」的態度來「認識」佛法，凡是諸佛菩薩所說的，我都深信不疑，祇要是大德祖師們所述，我也一骨腦兒的接受不誤！毫不加以「比較」更沒有膽量去作「判斷」。有一些進步的學者們是會耻笑我的，我也的確受過不少這種指責，但我從來沒有一絲一毫的動搖過。我在鄉村弘法時常常提到佛菩薩以及高僧們的神通，在城市裏見到偏愛科學的人士，覺得有必要了，也要談一談那些求證不了的不可思議事。你說我「迷信」，其實我更替你焦急。

說了這幾句話，應該打住，不過還有應該一提的是我業障深重，閉關僅一年就害了重病，這部筆記未能在關內整理完成，現在稍為健康了，預計重新把它清理出來。

「人生」編者正好索稿，我也高興先將利他化行的部份發表，定為「感通行化錄」是為前記。

一、律已利他的釋明達

釋明達的俗家姓康，童年就出了家。

他是一位持戒精嚴的沙門，而且是愈來愈能精進，睡的時候脇不着席，吃則是日中一食，他的威儀莊嚴，內心又特別的寬宏慈悲，經常抱着廣濟普渡的心願，來遊化各地。

梁代天監初年，他從西戎來到益州，正趕上巴蜀的蠻夷的禍亂。當時州郡徵兵準備征討。明達師看到殺伐即將開始，不忍坐視，很想挽救這場兵劫。他便挺身而出，自己單獨來到蠻夷部落。

蠻夷兇悍成性，在各地燒殺搶掠並且築有險要的堡壘，作長久據守的打算。明達師單獨來到，引起蠻夷們的急性，可是達師並沒有一點畏懼，反而儀態嚴肅的分析利害，苦勸他們歸服王化。這當然更使蠻夷們震怒了，酋長立刻下令殺害，也正在這時，忽然間天起狂風，下起暴雨，雷電更是霹靂震擊，這使蠻夷驚駭哀號起來，達師趁時教導他們預備千燈祈願三寶加被，又對他們說教，當千燈預備齊了，達師就領導着作祈願，說也

怪，剛剛祈願完畢，立即電停風止雨過天晴了，而且是烈日當空，天地開朗，顯現出稀有的氣象，兇悍的蠻族一個一個的歸依達師，從此改惡向善，不再為害作亂了。

這不僅使一場殺伐平息，又使益州附近不設防而萬里平安。明達的神異事蹟極多，都是不可思議的。

有一次在汶水行化，遇到一個獵人縛一隻山豬在路邊休息，這隻豬見到達師，竟懷厲的說出人話：「上聖救我！」

達師到山豬前，脫下自己的衣服變賣了買下這隻山豬放生。有幾次，達師在繩床上坐禪入定，突然起了大火，他的弟子們趕來撲滅，可是眼看不火，當走近了，才知道那團烈火不僅不燒人，反而令人感到無比的清涼！

這是很多人看到的事，却沒有人瞭解意境，他也不為人講解。他還時常在夜中要水洗腳，弟子們遵從給他洗，但，誰也不能把他腳上的泥洗下來，即使使用熱水洗也是如此，他自己洗的時候，祇要用水一洗，立刻洗得乾乾淨淨的，到這時他祇是說：「這是魚鱗。」無人能測高深。

有一天，他來到梓州遊化，到了牛頭山，想建造一精舍和一個佛塔。他把這個計劃對人說了，却不採購石頭木材，竟先去找工人去了，工匠找到了，看到沒有材料，都怪怨達師，附近大眾更以這個做為笑柄。正好那是三月缺水的時候，山下河水乾涸了，他率領工匠們到河底去，出乎衆人意外的在水底中找到一根既粗又長的木

料，正好可以做精舍的樑柱，特別是長短合度，大家看到這件事，開始驚奇了。更值得驚奇的是，樑柱立好了，忽然下起大雨，雨水氾濫了，不知從那裏飄來滿江木材，這些木材一根一根的飄到山下停住，不再向他處飄流。

這事使大家認識出達師的感通力，所以一個一個的前來歸依，又一個一個的自願出力。那些飄來的木材，積滿全山，建築一座精舍之外，又造了一座雄渾莊嚴的九級佛塔。

達師的三衣，都是自己親自自動手的，所用的布料也都是自己動手來補，冬夏永遠不變換。他又能夠為病人治療奇奇怪怪的惡疾，這當然是他到處遊化的原因之一，他更能醫治那些坐奸犯科者的心病，常能略施神通，就使一個久病者獲得健康，以及使令惡賊改邪歸正。

如，有一次布薩時，他先坐下來，這時有一個小賊偷了寺內的東西，正爬出牆去向外逃遁，達師雖不重視那點東西，對於此賊的習性倒極想拯救的，他施了神通，小賊跳了一道牆，又看了一道牆，如是者永遠不能逃出，終於發覺情形不妙，他不得不回寺裏來向達師懺悔，達師為他開示後命他自新。另有一次，一位名叫僧教的沙門，患了多年的癰疽病，聞達師之名，來求治，達師送他一根手杖，僧教立刻病好了，邁大步走回去。

達師律已利他在蜀中行化，或者是眼濟衣物，或者令不信者歸信三寶，或引渡捨俗剪落，例子極多。天監十五年冬達師在江陵示寂，時年五十五歲。



山

野

淨

關

·耕心·

偷得浮生七日閒，二次下臺南看望聖吟，她出示慧峯法師來函，錯獎拙作「孤雁行」，並歡迎我們去遊玩，於是聖吟七書法師，十六日前往拜關。

這天密雨紛飛，出發時在屋簷下等公共汽車，我們相視一笑，會意去志之堅。她告訴我在崗山後山頭下車，要步行四十分鐘山路才到達法華精舍，若崗山下雨，山路泥濘，很不行走！我微笑不語，默想我們青年人不能因為下點小雨而爽約，讓一位閉關的苦修僧空待終日。

崗山換車時，雨轉傾盆，我們坐在客運車上，看窗外田野濛濛，鉛天撕裂，雨脚如崩，車過處泥漿飛濺，土路凸凹不平，車身若小舟在怒海中顛波；這時我遐想，法師此刻許正在關中讀經，耳中無聲，目中無物，心寧如止水，其境界何等幽靜；我們却在車上前攔後擊，心驚肉跳，擔心車翻路陷，心神多麼不安！這正象徵人生動靜的兩面，靜的是如何悠然，動的是如何癡狂！

在後山頭下了車，雨仍未歇，我們沒有帶雨具不能立即步行前往，在車站坐等半小時，這時我看鄉人在車站一角分裝芒菓，芒菓味香美，從前在九曲堂左營吃過不少，數年未嘗此味，如逢故交，邀聖吟到對面小店買些嘗嘗，她不愛吃冰菓，我買五枚，一

人獨吃飽憤心願。

雨稍小，我們起程，山路泥濘光滑，皮鞋底溼不易行走，我們慢行邊談，在中途雨又大了，無處躲避，我們祇有昂首前進。這時看遠山迷茫，近山迷濛，蔥蘢翠綠的山野罩上一襲銀灰薄紗，遠近隱隱，這是山野雨景靜的畫面；雨聲淅瀝，樹葉沙沙，山蟲唧唧，脚下泥漿咕咕哇哇，風過處枝條唸唸，雨滴嗒嗒，這是山野雨景動聽樂章。我愛回憶，想起兒時在故鄉山野雨中行走的情調。故鄉在漢水上遊，山中多懸崖奇峯怪石，各種花樣的藤葛，有參天之高，有攀附之絕妙，有隔澗掛瀑，頗多奇觀，兒時在山野雨中行走，草履長抹短褂，道地中國古風，國維之神筆，充滿詩情畫意。而我們現在腳穿皮鞋，身著難拌洋裝，不中不西，破壞了山野的意境，不勝惋惜，不勝感慨！

我告訴聖吟，兩月前我在大晚報發表的一篇散文「雨雨隨筆」：都是雨天靜態的記述，沒有動態的描寫，今天此行觸動靈感，回去後定從記憶中蒐集資料，寫篇「雨中行」。

兩人邊談邊走，忘了身上的潮濕，腳下的泥濘；突然隱隱約約的木魚聲從遠處飄來，聖吟告訴我到了，我順着她手指處，看見右前方山脚一角紅瓦，離邊一株木瓜，葉實累累，有碧綠的緒黃，煞是醒目。再走幾步

，窺見精舍全貌，背上幾間灰牆紅瓦平房，前面一道竹籬，中間兩引朱門，上掛一小鐘（扣門之用），周遭圍以草木修樹恬靜幽雅極了。

聖吟叩門，修護關僧來開門接我們進入，在客廳休息，看外面園裡一串串金黃龍眼，盛開的花木在雨中顯得格外潔淨不染，令人有飄逸之感。稍待，聖吟帶我在淨土關口拜見慧峯法師。幾句寒暄，有頃蓋如故之感，我們同是來自神洲的他鄉客，談話很投契，法師方面大耳，鬚髮修長，溫文敦厚，談話間時而點頭微笑，不想這位道貌岸然的苦修僧，却充滿了長者的風儀。談起華嚴法師，我想起兩月前在華嚴蓮社拜見關主時，他的灑脫超凡的風範給我的印象很深，心想他們是同道中人，因各人的善根和修養有別，給人的印象不同。

午餐畢，我在客舍小憩，他們師徒隔簾暢談法事。下午三時一刻拜別法師，這時雨已停，走出精舍，環視一眼雨後清新的田野，伸張一下胳膊，周身舒暢，颯颯然有如羽化。轉下山脚，我們慢行依依同登，紅瓦一角漸隱，棄棄木魚聲沉沒。這時我憶起晉時慧遠法師，陶淵明，陸修靜三人暢談過虎溪三笑圖的故事，還想他日法師開關後再來拜訪，想法師必定會送我們一程，我倒不是效顰古人，而是景仰他們相知投契的友誼。

四十九年六月廿五日于臺北

家庭婦女最理想的治家指南
少女們最豐富的智識寶庫
學生們最理想的課外讀物

中國婦女週刊

是現代婦女之聲
指未來婦女之路
有不向空談的權威評論
有切合實際的醫務常識
有深摯感人的文藝創作
有忠實可靠的就業介紹

發行人：劉 呂 潤 璧
社址：臺北市新生南路
一段一〇三巷四
六號

訂閱：各地郵政劃撥一
二一九號

再版預約

著懷谷

紅姑娘

精印本再版新定價新臺幣一十八元。

口語文藝叢談

天籟口語詩研究再版照原定價五元。

預約原定九月十日截止為優待
本刊讀者九月份函購仍照預
約六折請用「胡國偉劃帳戶
第二五三七號」

菩提文藝出版社
臺北市金華街二六四號

人生書簡



聖嚴法師：爲了方便起見，我們採取通信方式和你再談談有關佛教的許多問題。你是深知軍中生活的，哨子一響，便沒有個人的時間和自由，因此我無法靜下來思考，只得隨心所至想到那裡，談到那裡，談到那裡，就算那裡，現在距晚點名的時間只有一小時半，我所能談的，也就限於這片段的時間內。

我承認我所談的都是主觀的見解，因爲我不知客觀究竟爲何物？我不知一個人當他提起筆，發揮個人的看法時，是否能做到絕對的客觀？至於我，我個人常喜歡站在主觀方面，因爲好醜都是自家的，因此我所談的佛法，是我個人的佛教人生觀，我只求這種人生觀是否能幫助人生，至於合不合某些經典，那不是我所追求的。

大乘佛教最主要的精神就是「生死即涅槃」，這句話的意思就是「絕對」存於「相對」。生死和涅槃都是相對的價值，而真正的佛法，不偏於生死，也不偏於涅槃，更不超於生死和涅槃之中。這道理正說明了佛教的

精神是情感，生死是無常，然而我們能了生死，使生得有意義死得有價值便是解脫，同樣，情感使我們煩惱，痛苦，然而我們使感情美化，純化，也就是解脫。「生死即涅槃」，這是真理，那末「情感即涅槃」，又有何不可呢？記得上期程觀心居士在人生書簡中有幾句話，大意是她不喜歡學佛的人用太理智的眼光，旁觀人生，而希望帶有點情感。這與我的想法不謀而合，我之所以斤斤於佛教的信仰是情感的，無非希望學佛的人走入人生。用情感的眼光去看人生。

再談佛教是科學或哲學的問題？什麼叫做科學或哲學，這定義連科學家或哲學家都感覺頭痛，其實這都是名稱上的問題，如果科學或哲學有任何價值的話，它們的價值就在於對真理的追求，不在於它們披上科學或哲學的外衣，今天一般佛教的學者往往有點偏差，就是把佛教加上科學或哲學的外衣，好像唯有這樣，佛教的真理就比較更真。有一位法師說：「科學愈發達，佛教的真理愈昌明，反之若強使佛學與科學脫節，那佛教的前進太堪慮了，因爲這樣世間科學哲學者將沒機會認識佛教。這也是一般佛教學者的看法，我認爲佛教的前途倒不是因爲與科學分途便可愛，而是由於附會科學才是真正的堪慮。我會說佛教不是科學和哲學，並不是說佛教必須與科學和哲學脫節，更不是說佛教必須違反科學和哲學，而是說佛教是超科學和哲學的，它可以用自己的邏輯來推證，它可以用自己的定義來解

釋。縱使它本身含有許多科學和哲學，那也是佛教的而不是科學和哲學的，佛教就是佛教，它是一個整體，絕不可以加以分解，認爲某部分是屬於某科，某類。佛教可以解釋人生的終極問題，而不是包括宇宙所有的問題，更不是所有學科的綜合，西洋有句俗語：「懂得一切的人，什麼都不懂」，佛教如果硬要附會科學，便將失去自己的立場。科學家和哲學家研究佛教，是尋求在科學中尋不到的東西，許多科學家信仰宗教，並不是對於宗教中的科學成分感興趣，而是因爲宗教能滿足他們靈魂的需要，他們是在向宗教尋求科學中沒有的東西。愛因斯坦是一個偉大的科學家，同時也是個宗教家，他用宗教解釋科學所不能解釋的東西，而不是用科學分析宗教

勸募助印禪學指南啓事

查禪學指南一書，爲珍貴秘本，百餘年來大陸諸山不肯輕易流傳，凡念佛參禪等人詳讀此書，即自會用功而有主見，如撥雲見日開門見山，似佛祖親與說法，甘露灌頂者然，茲者 惠公老人婆心苦切，既已流通宗門講錄之後，復發願籌印此書伍千冊以利同道，所需印費貳萬陸千圓，未僅半數，一時尙難籌足，同人等念衆志誠，衆擎易舉，況以法寶流通結緣乃四衆佛子之責任，故敬謹略述此緣起，懇希 諸方四衆大德發喜捨心，行菩薩道，隨力樂助，並懇代爲勸募，以期早竟事功，行見是書流傳，無遠而弗屆，佛光普照而無遺，佛德充滿宇宙而無邊，其因緣殊勝，又豈文言譬喻可盡哉？助款請由郵局基字第五〇二〇六帳號劃撥十方大覺寺惠光老法師查收爲感，當即寄回收據爲證，此啓。

三寶弟子 程郁尊、李浩然、熊岫雲 同啓

，更不是向宗教採取科學，明瞭這點，我們便能把握宗教應有的使命了。總之，我認爲佛教就是佛教，它完全是一種心的觀照，情感的純化。而不是任何言語文字所能形容，這正如你之爲你，我之爲我，要認識佛教，除非心臨其境。否則從文字上瞭解佛教，那都是皮相之談，我以上所說的也無非是皮相之談，因爲佛教是一種境界，我只是在境界外面猜測罷了。

好了，我不想多寫了，這封信自開首到末尾，總共寫了足足一個半星期，因爲我寫了一段便被哨聲切斷了，現在總算被我寫完了，疏忽之處，請原諒。祝
道安

吳怡 上 七、二六、



靜海法師飛泰 將進皇冕大學深造

【本報訊】本省勒內院慈航老法師之門生靜海法師，已於八月十七日上午十二時乘國泰航空公司班機飛轉泰國深造。緣泰國龍華佛社泰國大使抗立武先生為溝通我國佛教文化起見，曾洽邀我國佛教青年前往泰國佛教大學深造，後經各方推定靜海法師為適當人選，手續經辦年餘，始於本月初完成。聞靜海法師到泰後，駐錫龍華佛社，四事供養皆由該居士負責。靜海法師到泰後，先習泰文，然後轉入皇冕大學攻讀佛學，並精習巴利文、英文等。皇冕大學為泰國有名之佛教大學，靜海法師好學，數

年學成後，對中泰佛教文化之交流，將有莫大之貢獻。

【本刊泰京訊】靜海法師於上月下旬抵達泰京以後，隨即開始一連串之拜訪，由龍華佛社理事長廖振祥及泰國佛教大學教授陳明德、陪同前往越孟節佛寺晉謁泰國僧王，蒙僧王慈恩賜見，垂詢甚詳。

印藏委員會召開圓滿會議

【北投訊】經五年耗資新臺幣四百萬元，而完成之正續兩編一萬三千餘卷之大藏經，業經圓滿功德，以四百萬元用於宣揚佛教文化事業，民國以來，向屬佛教界之創舉。八月二十日於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舉行印藏委員會全體會議，計到東初、成一、廣慈、李子寬、林競、陳成、錢召如、張少齊、孫清揚等委員，及張劍芬、鍾時明、張若虛等居士。會中決議：(一)藏經印完，任勞終止，所有未了事宜，概交中華佛教文化館處理。(二)印藏結存包括尚未收回者，總共新臺幣十數萬元，作為「中華佛學叢書」出版資金，並由該館另聘委員協助之。(三)由結存中提一萬元新臺幣作大專學生獎學基金。(四)協助中華佛教文化館籌建藏經樓(印藏紀念堂)作為印藏永久紀念。

美國各開佛學課程

【本報訊】美國佛學教授賈德博士近到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訪問，談及美國佛學研究佛學的課程，耶魯大學的佛學課程，已有十門之多，哈佛大學有四門，研究中國、日本、及印度等的佛教。餘如普舍司登、哥倫比亞、以及加州、華盛頓、文加哥、夏威夷、威斯康新等各州州立大學，也都有了佛學的課程。

佛教文化服務處 新書徵求預約

以下各書即日起開始預約十月月底截止隨出隨寄本省讀者請用本處一九九八帳戶不用匯費

佛陀十大弟子傳

弟子名	舍利子	目犍連	阿難陀	阿若陀	富樓那	迦留波	須菩提	大迦葉	羅睺羅	憍陳如	持戒	密行
卷數	第一	第一	第一	第一	第一	第一	第一	第一	第一	第一	第一	第一
定價	港幣五元	港幣五元	港幣五元	港幣五元	港幣五元	港幣五元	港幣五元	港幣五元	港幣五元	港幣五元	港幣五元	港幣五元
預約價	港幣四元	港幣四元	港幣四元	港幣四元	港幣四元	港幣四元	港幣四元	港幣四元	港幣四元	港幣四元	港幣四元	港幣四元

中國佛教史

本書為名佛學者黃濤居士所著，民國三十九年曾於上海出版，為各界所推重，現由教友須要，由普門精舍出版，本處代為流通，全書白話，自漢明帝佛教初傳我國，直至清末，作有系統之敘述，近二十萬言，三百七十餘頁，已經出書。

佛教故事大全

本書由張慈惠、吳慈蓉、林慈松、鄭慈嘉四位小姐根據佛經中故事用白話改寫而成，全書收集故事數百篇，共數十萬言，實為弘法佈教最好之參考資料，亦為初學佛者，窺探佛經最佳之鎖鑰，用老五號字排印，年底出書。

佛教小說集

本書係十年來海外所發表有關佛教之小說，四百餘篇中精選四十餘篇，計有星雲、青松、心悟、若水等法師，上官慧劍、朱橋、公孫嬌、繁露等作家之著作，實為佛教具有時代性之代表作，亦為接引愛好文藝青年之最佳讀物，全書近三十萬言，十月月底出書。

佛教童話集

本書係十年來有關佛教童話創作，如「星君仙女下凡塵」、「六根會議」等，拾指恨「愛麗絲夢遊極樂」等數十篇，篇篇精彩，令人百讀不厭，全書十數萬言，十月月底出書。

佛教文化服務處謹啓

地址 臺灣臺北三重埔大同南路十六號
郵政劃撥 一九九八號
臺北電話 四九七七轉

